

遊目集



新文學叢書之一

遊目集

RWY 631/65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游目集 (全一册)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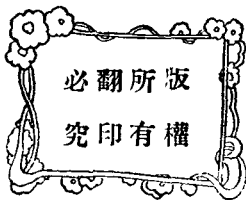
作者 沈從文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游 目 集

目 次

腐爛·····	一
除夕·····	二七
春天·····	四五
夜的空間·····	八八
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九九
平凡故事·····	一四一

原书缺页2-末

游 目 集

腐 爛

晚風帶着一點兒餘熱，從滬東吹過上海開北時，承受了市裏陰溝髒水的稻草浜一帶，皆放出一種爲附近窮苦人家所習慣的臭氣。在日裏，這不良氣味，同一切調子，是常使裝扮乾淨的體面男女人們，乘坐×路公共汽車，從隔浜租界上的柏油路上過身時，免不了要生氣的。這些人皆得皺着眉毛，用柔軟白麻紗小手巾搗着鼻孔，一面與同伴隨意批評一會市公安局之不盡職，以爲那些收捐收稅的人，應當做的事都沒有做到，既不能將這一帶窮人加以驅逐，也不能將一帶醜陋地方加以改良。一面還嗔恨到這類人不講清潔，失去

了中國人面子。若同時車上還有一箇兩箇外國人，則這一帶情形，將更加使車上的中國人，感到憤怒羞辱。因爲那抹布顏色，那與染坊或槽坊差不多的奇怪氣味，都儼然有意不爲中國上等人設想那麼樣子，好好的保留到新的日子裏。一切都漸漸進步了，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上海的建築，都市中的貨物，馬路上的人，全在一種不同氣味下換成新興悅目的樣子，獨有這一塊地方，這屬於市內管轄的區域，總永遠是那麼發臭腐爛，極不體面的維持下來。天氣一天不同一天，溫度較高，落過一陣雨，垃圾堆在雨後爲太陽晒過，作一種最不適宜於鼻子的蒸發，人們皆到了不需要上衣的夏天了。各處骯髒地上，各處湫陋屋簷下，全是蠟黃的或油赭色的膀子。茶館模樣的小屋裏，熱烘烘的全是赤身的人。婦女們穿着使人見到極不受用的紅布褲子，寬寬的臉，大聲的吵罵，有時也有赤着上身，露出下垂的奶子，在浜邊用力的刷着馬子，近乎洩氣的做事，還一面唱歌度曲。小孩子滿頭的癬疥，赤身蹲到垃圾

堆裏檢取可以合用的舊布片同廢洋鐵罐兒，有時就在垃圾堆中揪打不休。——箇什麼人——總是那麼一箇老婦人，啞啞的聲音，哭着兒女或別的事情，在那糞船過身的橋下小船上，把聲音給路上過身的人聽到，但那看不見的老婦人，是也可以想像得到那皺縮的皮膚，與乾枯的奶子，是裸出在空氣下的。

還有一塊經過人家整頓過的坪，一箇從煤灰垃圾圾拓出的小小場子，日裏總是熱鬧着，點綴到這小坪壩，一些敲鑼打鼓的，一些拉琴唱戲的，各人佔據着一點地位，用自己的長處，吸引到這坪裏來的一切人。玩蛇的，拔牙的，算命的，賣毒鼠藥的，此外就是那種穿紅褲子的婦人，在各處赤膊中找熟人，追討在晚上所欠下的什麼賬項，各處打着笑着。小孩子全身如塗油，瘦小的脖子同瘦小的腿，在人叢中各處出現，快捷如狗，無意中爲誰撞了一下時，就罵出各樣野話，詛咒別人而安慰到自己。市公安局怎麼樣呢？這一塊比

較還算寬敞的空坪不爲垃圾佔據，居然還能夠使一些人在這上面找得娛樂或生活，就得感謝那區長！

這時可是已經夜了。一切人按照規矩，皆應當轉到他那住身地方去。沒有飯喫的，應當去打算找一點東西塞到肚子的計劃，沒有住處的，也應當找尋方便地方去躺下過夜，那場子裏的情景，完全不同白天一樣了。到了對浜馬路上電燈排次發光時，場子裏的空闊處，有人把一箇小小的燈擺在地下，開始他的與人無競的夜間生活。那麼一盞小小的燈，照到地下五尺遠近，地下鋪得有一塊醜醜的布，布上寫得有紅黑的字，加着一點失去體裁的簡陋的畫，一箇像是斯文樣子的中年人，就站到燈旁，輕輕的唱着一種詩篇。起了風，於是蹲下來，就可以借了燈光看出一箇黃薑薑的臉。他做戲法一樣伸出手來，在布片四圍拾小石子鎮壓到招牌，使風不致於把那塊醜醜布片捲去。事情做完了，見還無一箇人來，晚風大了一點，望望天空像是要半夜落雨樣子

，有點寂寞了，重復站起來，把聲音加大了一點，唱柳莊相法中的口訣，唱姜太公八十二歲遇文王的詩，唱一切他能唱的東西，調子非常沉悶淒涼。自己到後也感覺得這日子難過了，就默默的來重新排算姜尚的生庚同自己的八字，因為這落魄的人總相信自己有許多好運在等候。

這樣人在白天是也在這坪裏出現的。誰也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裏，誰也不想要知道他的來處。望到那黃蓋的臉，同到爲了守着斯文面子而留下的幾根稀疏的鼠鬚，以及蓋到腦頂那一頂油膩膩的小帽子，著在身下那油膩膩的青布馬褂與破舊的不稱身的長衫，就使人感到一點悽惶。大白天因爲人較多，這斯文人揮着留有長長指甲的雙手，酸溜溜的在一羣衆生包圍中，用外江口音讀着麻衣柳莊的相法，口中吐着白沫，且用那動人的姿勢，解釋一切相法中的要點。又或從人衆中，忽抓出那預定好了的一箇小孩子，裝神裝鬼的把小孩子前後看過一遍，就斷定了這小孩子的家庭人口。受雇來的孩子

，張大着口站在身旁，點點頭，答應幾箇是字，跑掉了，於是即刻生意就來了。若是看的人感到無趣味；（因為多數人是知道小孩子原是花錢雇來的，）并且也無錢可花到這有神眼鐵嘴的半仙身上時，看看若無一箇別的什麼人來問相，大家也慢慢的就走散了。沒有生意時，這斯文人就坐到一條從附近人家借來的長凳上，默默背誦渭水訪賢那一類故事，做一點白日的夢，或者拿一本唐詩三百首，輕輕的讀着，把自己沉醉到詩裏去，等候日頭的西落。有時望到那些競爭到吸引羣衆的賣打賣唱玩戲法的人，在另外一處，非常的熱鬧敲鑼打鼓，人羣成堆的擁擠不堪，且聽到羣衆大聲的笑，自己默默的坐到板凳上出神，生出一點感想。不過若是把所得的銅錢數着，從數目上，以及唧唧的聲音上，即時又另外可以生出一點使自己安慰的情緒，長長的白日，也仍然就如此的過去了。

到了夜裏時，一切競爭羣衆的戲法都收了場，一切特殊的干願，如像住在

租界那邊的包車大同廚子，如像泥水匠，道士，娘姨，皆有機會出來吹風白相，所以這斯文人樂觀了一點，把燈點上，在空闊的坪裏，獨自一人又把場面排出來了。照例這箇燈是可以吸引一些人過這地方來望望的。大家原是那麼無事可作，照例又總有一些人，願意花四枚或四十枚，卜卜打花會的方向，以及測驗一下近日的氣運。白日裏的閑話，一到了晚上就可以成爲極其可觀的收入，這軍師，這指導迷途的聰明人，到時他精神也來了。因爲習慣了一切言語，明白言語應當分類，某種言語當成爲某種人的補劑，按到分量支配給那些主顧，於是白天的失敗，在夜裏就得到了恢復機會了。大約到九點十點鐘左右時，那收容賣拳人玩蛇人的醜醜住處，這斯文人也總是據了一箇鋪位，坐在床頭喝主人爲剛沖好的熱茶，或者便靠到鋪上燒大煙消磨上半夜。他有一點咳嗽的老毛病，因爲凡看相人在無話可說時，總是愛用咳嗽來敷衍時間，所以沒有肺癆也習慣咳嗽了。他得喝一壺熱茶，或吸點煙，恢復日

裏的疲勞，這也是當然的。到了半夜，聽各處角落發出愚蠢的鼾聲，使人發生像在豬欄裏住的感覺，這時某一箇地方，則總不缺少一些愚蠢人們，把在白日大用氣力或大喉嚨喊來的一點點錢，在一種賭博上玩着運氣，這聲音，擾亂到了他，若是他還有一些餘剩的錢，同時草薦上的肥大臭蟲又太多，那麼自己卽或算到自己的運氣還在屯中，自己卽或已經把長褂脫下摺好放到枕邊，也仍然想法把身子湊到那燈下去，非到所有錢財輸盡，是不會安分上床睡覺。

天氣落雨，情形便糟了。但一落了雨，所有靠到那箇空坪過日子的各樣人，皆在同一意義下，站到簷前望雨，對雨景發愁，斯文人倒多了一種消遣，因爲認得字，可以在這時讀唐人寫雨景的詩。並且主人有時寫信，用得着他代筆，主人爲小孩發燒也用得着他畫符，所以這人生活，與其他比較起來，還是可以說「很豐富」而方便的。一面自然還因爲是夏天，夏天原是使一

切落魄人皆方便的日子！

如今還沒有落雨，天上各處鑲着雲，各處簷下有人仰躺着揮蒲扇，小孩子們坐到橋欄上，望遠處市面燈光映照到天上出奇，場中無一箇主顧惠臨。

在浜旁邊，去洋人租界不遠，有乘坐租界公共汽車過身時擣到鼻子的一類人所想像不到的一箇地方，一排又低又壞的小屋子，全是容留了這些無家可歸的抹布階級的朋友們所住。如魚歸水，凡是那類流浪天涯被一切進步所遺忘所嘲笑的分，都得歸到這地方來住宿。這地方外觀既不美，裏面又骯髒發臭，但留到這裏的人總是很多。那麼複雜的種類，使人從每一箇臉上望去，皆得生出一「這些人怎麼就能長大」的一種疑問。他們到這裏來，能住多久，自己似乎完全無把握。他們全是那麼缺少體面也同時缺少禮貌，成天有人吵鬧有人相打。每一箇人無一件完全衣服或一雙乾淨襪子，每一箇人總有一種奇怪的姿式。並不是人人都頑強健康，但差不多人人脾氣都非常壞。那

種愚闇；那種狡詐，那種人類謙虛美德的缺少，提及時真是使人生氣。

到了這時節，這種住處是已容納了白天那種走江湖的浪人有許多了的。

主持這住宿處的，是許多穿大紅洋褲子婦人中最潑悍的一箇，年紀將近四十歲了，還是常常歡喜生事。這婦人日裏處置一些寄宿人的飲食，一面還常常找出機會來，到別的事上胡鬧。夜靜了，盤算一切，若果自己挑選了一箇男子，預備做一件需要男子來處置才得安寧的事，辦得不妥，就毫無理由的把小孩子從夢中掀起重打一頓，又或在別的事上，掣着長長竹桿，勒令某一箇寄宿男子離開這屋裏。主人小孩子年紀九歲，誰也不須考問這小東西的父親是什麼人。小孩子一頭的疥癩，長年總是極其齷齪，成天到外面去找人打架，成天出去做一些下流事情。他白日裏守着玩蛇人身旁，乘人不注意時，把蛇取出來作樂，或者又到變戲法的棚後去把一切戲法戳穿。與人吵鬧時，能在年齡限制以外的智慧中，找出無數最下等的野話罵人，又常常守着機會

，在方便中不忘却盜竊別人的物件。

照規矩，在這類住宿地方，每人應於每天繳納十一枚銅子，就可在一張破蓆子上躺下來，還可以花一箇十文，從茶館裏泡茶，把壺從茶館裏借來，隔天再送回去。有些住客，帶得有行李，總像是常常要忘記了這茶壺不是自己東西，臨走時把牠放到自己行李裏面去，茶壺不見了，隱藏了，主人心裏明白，問了又問還是不見，於是就爽快的伸手到那小小行李中去把壺檢察出來，一面罵出一些不入耳的話把客人轟走。客人在這樣情形下，也照例在口裏罵出一種野話才願意出門。這些人，又或者無意中把茶壺摔碎了，大家就借此大吵大鬧，結果還是茶館中人來罵一陣，算是免去賠償的代價，吵鬧才能結束。

他們住處也有飲食，可是吃主人辦來的伙食，總只是那初次來此的人，其他的人是不吃主人東西的。這些人的肚子裏，因為照例也得按時裝上一點東

西，所以附近各處，總不缺少賤價的食物。發臭的，粗糲的，爲蒼蠅領教隔日隔夜變了顏色還來發賣的一切食物，都可以花錢買到的。上等人吃餅糕，這裏也有一種東西仍然名叫餅糕。上等人吃肉，這裏也有肉。上等人在夏天吃瓜，要開心又來一點紙煙同酒，這裏也還是滿盤的瓜同無數的紙煙無量的酒。總而言之租界上所有的一切吃喝哄口的東西，這區域是並不因爲下賤就無從得到的。他們吃什麼這些人也吃什麼，不過所吃的東西，稍稍不同罷了。譬如酒，那些用火酒和水摻混的東西，用瓶子裝好，貼上了店家招牌，又在招牌上貼了政府的印花稅小小票子，酒的顏色還有紅有綠，難道這東西不是已經很像酒了麼？他們得了點錢，把這樣酒買來，吃得大醉後，不是尋事打鬧，就是縱橫的吐嘔，每箇人好在總是那麼吃腐東西，受風雨虐待日子太久，酒精的毒又不會一時發作，所以開鋪子的把印花稅貼足，良心也就非常安寧，不問這酒的一切影響了。

這斯文人是也住到這樣地方有了些日子的。

在寄宿處不遠，過斜街，還有公安局派出所一處。市公安局是從沒有忘記這地方還有這些活着的事情，他們從區長到巡丁，大家都記到這裏是有人的。凡是一箇活人，都應當按照生活營業向官廳繳拿一定的捐款，房捐，營業捐，路攤捐，小車捐，還有什麼更好聽的名字，他們都非常耐煩，不以數目很小就忘記過一次不派人來收取這神聖的國課的。好像衛生捐，治安捐，這一類動人名目，在這些地方也就仍然能夠存在。地方既住得完全是一些下等人，一切都極不講究，若不是常常有警務人員來視察沿浜情形，以及各家情形，還不知要成什麼樣子，所以衛生捐就應當收了。至於本區人口既雜亂不堪，動不動就要鬧出事情，若非有幾箇治安警察，遇事發生，就把兩造帶去拘留到看守所，審問時用違警律處罰點小款到一切愛生事的人頭上，警戒到下次，還不知每月要出多少亂子！

派出所巡警們，除了收捐日子較為忙碌，其他時節尚比較清閒，所以每遇到有什麼事發生時，總是把人帶局，拘留了半天，審問過後才開釋的。站崗的巡警，則常常到茶館去享受店主的一壺熱茶，同熟人談談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新聞，消磨這箇使人忍耐不下的長日。他們白天有時到那塊近於競技處的場子裏，走到相士邊站站，又走到西洋鏡的匣子邊看看，各處往來。夜裏則繞到這一箇場坪，用警棍擊打預備要在場內拉屎的各種野狗。照例這些無家可歸的野狗，一見了這尊貴的公務人員，就挾了尾把飛奔的竄到橫街小弄內去了。

因為沒有一箇人，那斯文人獨在燈邊平地上站了半天，一箇夜班巡警從橫街走出，望到那情景，走過來看了一會，同相士談了一陣閑天，有毒的蚊子叮在手背發癢，所以約摸十點左右，巡警的提議生了效力，相士就收拾了場面回到住處喝茶睡覺去了。

夜靜後，許多在露天下赤身睡覺的男子，因為半夜來一陣行雨，都收拾到屋裏去了，場子中靜悄悄的無一箇人。白日衆生聚集的地方，這時顯得寬闊異常。隔河浜的電燈，白慘慘的，排排的，各箇清清楚楚的，望到對河浜的事情，只是不說話。這時節空坪裏來了一箇賣餃餌的人，還停留在場坪中央不動，輕輕的敲打着手中的梆子，似乎是惟恐驚醒旁人樣子，敲了一陣又沉默了。

糞船開始從浜河划來，預備等候裝取區內的大便，船與船連繫銜接磕磕撞撞到了所要到的地點，守船人皆從船頭上了岸，向餃餌擔架邊走來吃餃子。雨已經早止住不落，天上出了月亮，許多地方看得出雲在跑走，風從別處吹來時已經毫無日間餘熱了。

似乎是因為聽到碗盞相磕的聲音，從小街一端那巡警又走出來了，同時又從另外一箇弄口也走出來了一隻大狗，這兩樣東西皆不約而同的向餃餌攤邊

走去，不到一會兒，巡警的一餅圓臉，便在餃餌湯鍋熱氣迷濛中有趣的映出，那隻狗，却怯怯的要求講和似的，非常謙卑蹲到一旁看巡警老爺吃餃子了。到後又動了一陣兒風，賣餃餌的已抗了肩擔走去了，糞船上的人皆到相熟的婦人小船上「打架」去了，只有幾箇生手無處可走，躺到浜邊石級上小睡等候天明。場坪中剩下了巡警一人，嗅着從製革廠方面吹過來的臭風，他按照職務要繞這區域沿浜走去，看看是不是有誰從家中拋出一箇死去的孩子，或這一類討厭的事情。在職務上他有了一點責任觀念，所以這時雖然極其適宜於同婦人在一箇床上睡覺，他不好思去找尋做夢地方。

一切是那麼靜，一切皆像已經死去，白日裏看來小小的屋，這時顯得更小了。一匹貓兒的黑影子，從那平屋的簷頭溜去，發出小小的聲音，又即刻消失到黑暗裏，這地方於是就像只有巡警他一箇人是活人，獨立到這天空下視聽一切了。他走了又走，走到將近橋頭地方，一箇路燈柱旁邊，見到了一箇

人形，嚇了這箇公務人員一跳。其實這仍然是預料得到的一種事情，這樣天氣，這樣使人隨處可以倒下去做夢的好天氣，一箇人是並不出奇的事情！不過這時這公務人正略略的翻着胃中餃子的葱氣，心裏想到一件不舒服的事情，燈柱下的一團人影使他生了一點照例要生的氣了。他於是就壯着自己膽子，大聲的叱問是什麼人在此逗留。燈下的人，正縮成一團，坐在柱邊睜大了眼睛，望到路燈上的一匹蜴蜥，盤據到燈泡旁捕蟲情形出神。這是無家可歸的小孩子，是許多這樣孩子中的一箇，日裏因一件事情正爲巡警打了一頓，到晚上找不到一箇住處，凡是可以睡覺的空竈頭都爲另外的人佔去了，肚子又空空的極不受用，這小孩子躺到一箇柵下，看落雨過了，還想各處走走，尋一點可以放到肚子裏的東西。走到了這里，見到那爬蟲，小蛇一樣很靈敏的樣子，就忘了自己的事，坐到下面欣賞了許久。他這時正在心中打算，如何爬上去把那小東西捉來玩一陣，忽然聽到巡警一聲吡吡，這孩子以爲爬電

杆的事已爲巡警看到，本能的站起來就飛奔的跑了。

這雜種，這不知父母所在，像是靠一點空氣就長大了的小東西，對於這時所發生的事情，並不覺得是新鮮事情！他一面奔跑一面還回頭來望到後面，看看是不是要被追逐一陣。他這時正極無聊，所以雖然覺得害怕，也同時覺得有趣。本來追了幾步，這巡警按照一箇巡警的身分，就應當止住了步。可是今夜的事稍稍不同了一點，這巡警無事可作，上半夜還喝了一杯酒，心頭上多少有點酒意，看到小孩跑了又即刻不跑的樣子，似乎對於自己的尊嚴有了一種損失，必須有所補充，就揮舞到他那一根警棍，一直向小孩子逃走的方向衝去。小孩子知道這情形不好，知道那警棍要到頭上背上了，趕忙拉長了脚步逃走，想再跑一陣，就可以從一箇爲巡警所不屑走的髒弄堂裏，獲得了自己的安全。可是這場坪的盡頭，正有許多坑，小孩子一不小心，人就跌到這水坑裏去了。巡警聽到了前面的聲音，就趕到前面去，望小孩子在髒水

裏掙扎好笑。他就問他，

「做什麼跑」？

這意思是好像說既不偷了誰的東西，爲甚麼一見了巡警就想逃走？他爲了證明這逃走不應當，簡直是愚蠢行爲，且警告他逃走就是有跌到水裏去的理由，這公務人員且不去援救一下落在髒水裏的小孩子。他看他怎麼爬上坑來，如何運用他的小手小足。因爲面前是那麼一箇不足道的小小動物，而且陷到這窰裏惶恐無措，這時這巡警的憤怒已經完全沒有了。因爲問到小孩子爲什麼要逃走的理由，小孩子沒有爽朗的答應是爲什麼事，這體面人就用那帶着神聖法律的意義的警棍戳小孩子的頭，儘小孩子在髒水中站起來又復坐下。小孩子不知道應當如何要求這老總，又沒有一箇錢，送給這公事中人，又不能分辯，說這箇事是不應當的玩笑，就只很可憐的坐到髒水中，喊「莫鬧莫鬧」，搖着那瘦小臂膊，且躲避到那警棍。過了一會，巡警覺得在這地方

，同一箇這樣渺小東西打開，實在是無趣味，自己就唱着老漁翁調子揚揚長長走去了。

小孩子坐到坑中半天，全身是髒水，見到巡警已經走去了，聽到皮鞋聲音遠去了，才攀到一點東西爬起來，爬到坑上，坐到地上哭了一會。到後覺得哭也無益，這時決不會有一箇人從什麼地方過路，隨手給一箇錢，並且肚中有點餓，一切的行爲也使自己疲倦了，就望到遠處天的一方電燈的光，出了一會神。他想到這些燈底下的人那些熱鬧情形，過一會兒又忽然笑了。他很奇怪那些燈同那些人，他知道在這些燈光下，一定是有許多人鬧着玩着。一定有許多人在吃東西喝酒。還一定有許多人穿上新衣，在路旁那麼手挽手，從從容容慢慢的走路，或者逗留在一些大窗口邊，欣賞窗內的各樣東西。窗內是紅綠顏色的燈映照着，比白天還美觀悅目，一切糖菓，用金銀紙張包裹，一些用具，呢帽子，太太們的傘，三道頭的大皮靴子，小小皮夾同方圓

瓶子，沒有法子記清楚！燒鷄燒鵝都同活的一樣神氣，成串的香腸都掛在窗邊，這些那些，值錢一百萬或更多，總而言之是完全的放在那裏等候人來拏去隨意吃用的東西！這究竟值多少錢，這究竟從什麼地方搬來，又必需搬到什麼地方去，他是完全不能知道的。他到過這類地方，也像別人那麼恣肆欣賞過窗內的一切物品，因此被紅頭阿三打過追過，一切都記得清清楚楚。這時節是不是還有那樣多人在那些地方，是不是還有紅頭阿三，他可不大明白了。但是，還有燈，當真是還有燈，那些光映到半空，如燒了天的一部分，如正在燃燒到天的一部分。

他看過這些，想起這些，記到這些，於是不久就有一箇紅頭阿三的黑臉，在自己眼前搖晃，顯出很有趣極生動的神氣。照規矩，他要跑，這大箇子黑印度人就蹣跚的舞動着手上那根木棍頭，追趕前來。「來，一過來就可以大殺一陣」！他記起拾石子瓜皮擲打這黑臉鬼子的事，當時並沒有當真擲過，

如今却儼然已把瓜皮打在那黑臉上，他樂了。「打你這狗禽的！打死你這狗！打你鼻子」！是的，瓜皮是應當要打在鼻上才有趣味。他就坐在一垃圾箱上，儘把這一類過去的事情，重新以自己意思編排一陣，到後來當真隨手摸去，摸到身邊一箇柔軟的東西，感覺很不同，嗅嗅手，發惡臭氣味，他才明白了現在地位，輕輕罵着娘，於是一面站起一面又哭了。

天上的月亮斜了，只見到一顆星子粘在藍藍的天上，另外地方一些雲，很悠遐的慢慢走動，這時有一輛汽車，從橋上過去，車夫捏喇叭像狗叫。

他看到天上，他聽到像狗叫的喇叭聲音，却不大有趣味。他有點倦了，不能坐到有露水的場坪裏過夜。他得找一箇有遮蔽處去睡覺，一面抹他的眼睛，一面向一條小弄堂走去。一隻狗，在暗處從他身邊衝過去時，使他生了氣，就想追到這狗打一頓，追了幾步過後又想想，這事無味，又不追了。他餓了，他倦了，什麼辦法也沒有，除了蜷成一箇刺蝟樣子，到那較乾爽的地方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兩只銅子也找不出。」

婦人還是固執的喊着。「你來！」

男子似乎生氣了，就大聲的說「糟塌我的力氣，我不做這件事。」

婦人像是失望了，口中輕輕吹着哨子，仍然等待什麼，要另作主張，站在船頭不動。

那最先一位船夫蹲到船頭大便事情完了，先是不做聲，用一根棍子刮着殼道，這時就想去到船尾去，看看婦人是什麼樣貨色。兩人接近了，船傍着船，婦人忽然不知爲什麼原故，罵出醜話來了。

「……………」

「不要麼？」這樣問着，卻不聞有何回答。

隱隱約約的是那船夫的笑聲。

過了一會，那隻船，慢慢的，仍然看不出是爲什麼原因，那麼毫無聲音的

溜回到那黑暗陰沉的橋洞下去了。被罵過一些野話的好事船夫，毫不生氣，就站在船上乾笑。一枚雙開可以過船上去做一種出汗事情，但一箇錢不花，被他在一種方便中捏了一把婦人的胸部，這件事做得使自己很滿意，所以他笑了。

過了一會，這隻船爲橋的涵洞所消滅，已經看不見影子，一種小孩子被打以後似的哭聲卻又大了。這聲音尖銳的從黑暗中飄來，同時也消失在黑暗中，聽到這箇聲音，知道那箇方向同到理由，船夫還只是乾笑。

另一箇船夫蹲到浜旁，正因爲無錢有點懊惱在心，就說：

「她生了氣呢。她罵你，又打她的小雜種！」

「你怕她生氣去賠禮罷。你一去她就讓你快樂，不是這樣說過了麼？」

「她罵你！」

「……………」

那一箇不做聲，於是這一箇蹲在岸旁的，固持的說了三次「她罵你」，嘲笑到夥伴，自己也笑了。

這時節，不知道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落到水裏去，如一隻從浜旁自己奮身擲到浜中去的癩蛤蟆，咚的一響，浜中的死水，便緩緩的搖動着，彷彿在涼氣中微微發抖，小小波紋嚙着那糞船的近旁，作出細碎聲音，接着就非常沉靜了。

什麼地方有一隻雄鷄在叫，像是裝在大壘裏，究竟在什麼地方也仍然聽不分明，兩箇糞夫知道自己快要忙碌做事了，各人蹲在一箇石墩上，打算到自己的生活。天上有流星正在隕落，拋擲着長而光明的線，非常美麗悅目。

七月廿日於吳淞，八月重改。

除夕

從衙的南頭，向左數，第七號，就是那地方。本來門牌號數是不明白的。這裏的一切，是屬於世界的一部分。平時有人，有言語與行動，有吃，喝，辱罵及紛擾，一切一切全不是與另一世界有怎樣分別的。不過這地方，與善於演說的革命家是離得很遠了。與所謂詩人也離得很遠了。與從市僧方面培植出來的批評家也離得很遠了。……這裏所有的，是醜陋，平凡，苦惱，灰塵，至於臭。

夕

許多人，圍在一箇床邊，床是黑木的，小的，舊的，床板上用厚草墊鋪上，草墊上加一床棉褥，褥上睡了一箇男子。男子是快要死去的人了。這時男子，一箇滿是亂髮的頭，枕在一網報紙模樣的物件上面，眼睛無光，臉色淨白，鼻孔上翻，口略張，胸部發着微喘。

房子中是一盞十六枝電燈當中高高的懸掛着，房中人雖多，全沉默無言語，各人沈在一種思慮中，口都暗啞了。雖然人俱無言語，兩人目光相遇時，

各人的心上意見，是已在這樣情形下交換了。

他們一共是六箇人，同圍在病人床邊，其中有兩箇是女子，一箇年約二十五歲，一箇年紀較幼，不到十六歲。年長的是病人的妻，年幼的則是病人的妹。

病人的妻，見病人頭略側，趕忙把茶杯拿在手裏，伏身送到病人臉邊去。杯中東西是一種淡紅色的藥水，病人似乎神志還清，知道女人送藥來，把眼便睜開，臉上做出一種感謝的表情。他要說一句什麼話，但用了力，像也說不出，又把眼閉上，藥是不曾吃，人已昏昏沉沉睡了。

過一會，年幼的女人，坐到近窗處一張舊藤椅上去了，吁着氣，用手掠頭上的短髮，在這天真的赤子心上，對人生還似乎極其茫然，她並不忘記今夜早除夕！

病人是顯然絕望了，在生死的邊界上徘徊，或者還可以活回來，或者就此

死去，無一箇人敢斷定在一小時以後病人的情形。

遠遠的，可以聽到爆竹聲音；像打仗時鎗聲，斷斷續續，同時較近地方則有人擲骰吶喊的聲音，有鑼鼓笙簫的聲音，可以聽得出。這時大致已快天明了，論時間，除夕應已過去，當為新正月一日了。從各處傳來的爆竹聲音，則可以想像到一切一切地方，這時候歡喜的空氣如何濃厚，一切一切人，是怎樣度過了這除夕，眼看着黑夜逃遁，迎接那第一天的新的光明。

似乎是因為聽到雞叫，那女子，又起身到窗邊，把一扇窗開了，開了窗以後，外面的聲音就更清楚了。且同時有煤氣硝磺氣在空氣中混合，吹進房裏。女人似乎又覺到從外吹來的風太冷，不適宜於病人，即刻又輕輕把窗關上，走到病人這一邊來了。

「四嫂，你過去休息休息，不要緊，大概……」

所謂四嫂者，就是喂病人藥的女人，這時正低了頭坐在床邊，用手捏病人

的手。聽到勸她休息，却不作聲，只把頭抬起，對這年輕女人勉強的笑了一笑。接着就問：「五妹，天亮了麼？」

「快了。大約是有六點鐘了。……：白生，請你到樓下裁縫鋪去看看鐘，有幾點。」

「好，我去。」

白生，男子中頂年輕的一人，病人的戚屬，應了一聲，就下樓梯，將一箇身子消滅在樓梯口邊。看鐘的人未回以前，房中人是每箇人皆在時間上起了新的注意，因為忙了半夜，各人的心全在病人每一箇微弱呼吸上，這時也彷彿才記起除夕已過新年是開始了，應當把病人暫時拋開，來對新正的空氣呼吸一陣似的。不久白生上樓來了，先時囊囊囊在樓梯上響，到後從黑暗處爬出了，這漢子，平時女人似的尖銳聲音，這時只把牠壓緊在喉中，輕輕的說是才五點。時間才五點，至少還有一點半鐘天始能發白，這些人，就有被「

才五點」三字所暗示，打起呵欠的來了。於時那箇坐在病床邊的女人，幽幽的說出請他們去睡睡的話。又旋轉身來向白生，請他到後面房裏去取南瓜子給大家剝。

「不要的，不要的，」一箇穿中山服的男子忙止住了白生。他把雙眉蹙成一條線，望到床上的病人，已經有過一點鐘了，直到這時才說話。

女人先是急昏了，客來時也忘了請客坐，這時才記起客了，就又趕忙自己起身來，把白生正坐着的一張小凳子，搬過床邊來讓客，稍稍遲讓一下，客人是坐下了。

女人又喊白生拿茶，白生因為找茶杯把抽屜開得作大聲，年輕一點的女人就搶過去做事。

客人坐下了以後，說，「他總還可以清醒，我不怕的。」

「半夜來全是這樣，比昨天壞多了，只怕是無望了。」

「醫生？」

「因為錢已……………」

「……………」客人用齒咬自己的下唇，說不出什麼話，只把眼睛看病人。到這時，病人又將身體轉動了，客人忙站起伏近病人。

「明士，明士，你清楚不？」

聽到客人的聲音，病人似乎稍稍注意了，頭略動，嘆了一聲悠長的氣。

「我是萬里，來看你。……………你痛苦嗎？你還認識我嗎？……………你說，能不能說話呢？」客人陰沉沉的望病人，喊着，把自己名字告給病人，病人把頭又略動，喉中作微聲，像是在說話，但始終却無聲音出口。這時女人又把杯中的藥水，送到病人嘴邊了，病人口微動，女人就將膠皮管塞進病人口裏去，把藥水慢慢倒下。稍過了一陣，病人又嘆氣了，接着眼睛睜開了，滯呆的望四方，望到了一些圍在床前左右的人，又望到自己的女人，好像完全不

相識，最後便轉到了客人的臉上，不動了。

「你是萬里嗎？」

「是的。明士。這時清醒一點了，你吃虧嗎？」

「吃虧嗎？我快死了，我不能再在這世界上獸多久了，天使我……」說了又彷彿苦笑，但臉上的筋肉，對於這表情也不相宜了，在這時病人只鼻中微有笑聲，他接着，搖頭，忽然又把眼用力一閉，表明苦楚在這個可憐人身上，在死去以前，是還不斷抽打着這病身的。

女人把手去摸病人的額，額上全是汗，病人覺到了，才像知道身旁還有她在，又幽幽的說道：

「謝謝你，謝謝你，爲甚麼你不去睡？」他又望衆人。「爲甚麼你們都在這裏？」

女人含了淚，像做母親的聲音，說，「天氣早，還不到睡的時候。」

「睡了吧，睡了吧，都去睡好了。白生，白生，你陪我，讓姑姑去睡。我是清醒了，我也要睡一會。」

女人見病人忽然清醒許多了，又見到另外兩箇男客已倦得要不得，身子在那裏搖，不大好意思要這些人熬，所以也幫到病人說，「睡好了，睡好了，白生，你照燈，引宋先生伍先生過後樓去睡。」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不倦。」說這樣話的漢子中之一箇，話一說完就打了一箇呵欠，表明人雖客氣睡眠可不答應他了。

另一箇正想說話，却不說，也爲一箇呵欠打住了。

那穿中山裝的年青客人，望到這情形，也就說，「真請使，休息休息去！人既清醒轉來，無妨於事了，天氣還早，不如到床上去靠一下。」

「不要——」說到兩箇字，却又爲呵欠所扼着喉頭了，這人索性不說了，極力咳嗽，似乎這樣振作可以把困乏趕走。

兩箇女人同那箇名叫萬里的客人，都不由得不笑了。那年青一點的女人，就嗾白生拿蠟燭，這兩箇男子見白生在門口等候，只得隨了白生到後房去了。

房中到剩四箇人時，病人似乎更清楚了一點。

病了像出奇今夜的情形，不明白大家來此理由。

「爲甚麼要他們來熬夜，耽擱他們睡眠呢？他們有事，忙，我不要他們！」

女人不好說是因爲病已近於無望，所以這些同事才來此相守，就說是還只來不多久時候。

病人又望那年青一點的女人，說，「五妹，你爲甚麼又從工廠回來？」女人說，「今天是禮拜。」這話自然是謊病人，因爲病人糊塗，且極容易生氣，說是禮拜則不做工也無妨了。

病人就望到他的妹，像在這女人臉上找一樣東西。大概是被他找到了，略帶了怨聲。又似乎是自言自語，「是禮拜也應讀書，你不讀書怎麼了。我要你唸那本書唸過了沒有？」

「唸過了！」

「多少呢？」

「唸完了，我的筆記也寫好了，等明天我取給你看。」

「應當努力！」

我是總想把我的法文學……」

女人的謊話還不說畢，在最近一箇鄰家院子裏，忽然燃起了爆仗，嘩嘩剝剝響起來了。聲音的驟來，使病人一驚，病人在不斷的響聲中閉了目想了一會，才從記憶上找回過去的日子，覺悟今天是除夕了，從除夕上又才記起一件事來，於是他把那穿中山服的男子瞅着了。他想用手去拉那男子，使頭就

近床邊來好說話，手卻伸不出。女人見到情形以爲是病人要想翻一箇身，就忙將病人身上的棉被提起，伸手去扶病人的肩。

「不要你！不要你！萬里……萬里，……你來，近一點，我問你。……今晚難道是除夕嗎？」

客人不作聲，臉上顏色略變，意思是不知如何答應病人，正在這時節，隣院一個子母砲又咚的響了。

「今天是除夕！五妹，告我，是不是呢？」

那年幼女人，就點頭。然而望到客人的顏色，則又馬上明白自己做了錯事，悔也悔不及了。

病人又向客人問，「萬里，是不是呢？」

客人也只好點頭，說，「是的，是除夕。」

「除夕！你忘了我們說那箇……」

客人不作聲。

「怎麼？萬里，你忘記了嗎？」病人忽然眼睛有光輝了，說話聲音也清朗許多了。

客人到此，目擊到病人的興奮，却沉默安詳的答道，「明士，我沒有忘記。凡是要辦的，我已一切照我們的決議辦過了！」

「當真麼？」

「我在其他時節並不會謊過朋友。」

「我的天！你真是人！告我怎麼辦的！」

客人頭略回，不讓女人見到他的臉，說，「事情是成功了。天意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計畫做得非常順手。」

病人聽到此，見到客人的樣子，明白了客人所說的不是謊語了，忽然像得了一種意外的氣力，掙起身來，把客人的頭項抱定，發狂的亂吻，女人忙去

解除客人這災難，且同客人把病人放倒原來位置後，又給了病人一杯水喝。

病人雖然倒下了，還是仍然戰戰慄慄地，強要坐起來，問客人所作的事詳細情形。客人則仍然冷靜如常，且見到病人如此精神奮興，反而將眉更聚攏了一點，略無歡喜模樣。病人把水喝過，稍稍停頓，人較鎮定了。客人就望病人微笑，病人也笑。

「告我，是不是真成了功！我要明白這件事，告我！」

客人沉重的說，「是的，妥當了。成功了。希望的已實現了。」說這話他望到樓頂橡皮，重重的放了一口氣。他將剛才屬於勝利的事告給病人了，他却保留了另一件因勝利而來的犧牲。

.....

病人非知道詳細情形不行，於是這客人，便把三四點鐘以前作的事完全全說了。他說到如何的照固定計畫做他的事，他說在所有的計畫進行中一切

應得報應的人所得的報應，他說到毀滅的經過。病人是因為得到這類消息，正如同給醫生打了若干針以後，忽然全身活潑，儼如頃刻霍然了。

聽完了客人報告的病人，臉上透着被心火灼紅的顏色，微笑的說。

「萬里，你真是勇敢人物！我承認你是英雄。我承認你……」

客人不答，把唇咬着，借故移身到窗邊，又把窗開了。開了窗，又關上，他望到兩箇女人笑。兩箇女人聽到這事的經過，不知說些什麼話為好，所以全無言語。

「萬里，你做的事真空前！我看你一點不慌張，我佩服你。你還是到上海躲躲去，那裏租界上無妨。不過這樣一來我看你又結婚不成了。黨事把你的婚阻了這樣久，這真是不應該的。依我勸，就到上海同雷卿合住，不要那形式了。為甚麼這樣不行？你一切都解放，只這件事不行。為甚麼定要結婚呢？別人說結婚是人墳墓，有了愛，何必要結婚。你不早同她住這是你錯了，

很不應該。這行爲是罪過！你聽我的話，不天亮就走，我明天要五妹告雷卿到上海去。（各處砲聲入耳）聽，像打鎗！這些該死的人，都在祝賀這新年！明天早上他們的驚訝將把他們的歡喜討回。……萬里，你送這裏的新年禮物太好了。你……」

在附近，子母砲先是作微低聲音，將小砲衝上半空，旋即在空中爆裂了，大的聲音將空氣蕩動，說話的病人也不說話了。

女人見病人反常的清明，以爲過於興奮說話太多也不相宜，故在一杯水中放了一點安眠藥，強病人把藥服下，數分鐘後病人熟睡了。

病人是安靜了，後房客人則但有鼾聲了，一種事囓着了名叫萬里的客人的心，客人矜持不語，神情慘然，年長的女人猜量必定還有別的原故，輕輕的問，「萬里，有犧牲的麼？」客人就點頭。於是女人又問，「多少呢？」答說「一箇。」

那年青一點的女人說，「是誰？」

客人苦笑不答。他彷彿不知道這箇人名字，且彷彿自己縱知道說來女人也不會知道，所以不說了。

女人明白犧牲的是同志了，說，「是同你一處去的？」

「……………」客人輕輕吹起哨子來了。

五妹用腳爲客人吹的革命歌接拍，但過了一會又忽然問道，「萬里先生，是誰犧牲了呢？」

客人又勉強的笑，且故意從桌上拈了一瓣爲病人預備的橘子，送到口裏去，橘子吃完了，又拈一瓣放到口裏，說，「橘子酸，不很好。」

年長一點的女人，明白這犧牲者必與客人極有關係了，所以不好再追問了，即刻就把話談到橘子上去了。他們來討論美國橘每年在中國所賣的錢數目，又說到廣東橘與福州橘的種類。客人不久又走到窗邊去開窗，望到天上的

大星已漸疎，知道去天亮不遠了，同女人說要走，乘早要到青橋去一踰。青橋是客人的愛人雷卿所住的地方，女人以爲客人是去他的朋友處告別，就說

「萬里，你上海去了，就要雷卿到我這裏來吧。這裏是不爲人注意的。明士病到這樣子，別人是決不能疑心的。去就快去，說我們歡迎她來過年。」

「……」客人想說什麼并不曾說出口。

五妹與雷卿，是平時極其相得的。就說「無論如何要她來，因爲還有事情同她說。」這年青人實在不明白夜裏的事與雷卿有多少關係，她的事情不在乎請雷卿告給她打襪子與溫習法文兩件事。她再三的囑咐萬里先生，說是非要雷卿來此不行。

客人望到這小女孩天真無滓的臉孔，慘然的笑，點點頭，承認照到她希望做，就下了樓梯。女人把他送出大門，雖然一切處之鎮定，到最後，同女人

點頭，告女人好好照料病人時，這漢子，顯出狼狽的神氣，踉踉跄跄去了。在全城爆炸聲中，黑夜終於逃遁，新正是來了。隨了日光而來的消息，是城中三箇警官皆於昨夜被人暗殺了，當場將一女兇手捉獲，這女人旋即跳落河浜中淹死了。女人名字是雷卿，在光明公廠做職員，是經一工人認識出來的。

十九年八月改作。

春天

一箇房間裏，有想像不到的亂七八糟。這小房間的主人，有一盞三十五枝燭光的電燈下做了一夜的事，過度的疲倦，把青年人攻倒，將要快到天明時節，頭伏在桌上睡了。

電燈到了應當熄滅的時間，還寂寞的放着黯淡黃色的幽光。

慢慢的天已明亮。

窗外是兩疊用鉛皮做成的屋脊。是曾經漆過紅色，油漆久已剝落的屋脊。另一角，遠處一點，偏右點，有一株新芽才吐的楊柳，早晨的太陽開始照及一切時，屋脊同那楊柳皆彷彿鍍了一層桃色的金色的光澤。這是春天！睡的那人忽然爲屋外自來水塔方面一次驟然而來的聲音驚醒了，抬起頭來，沒有覺得晚來的荒唐行爲以前，先看到了窗外的爽朗的帶笑容的天光。一種新生的隨日光而俱來的希望，在心中起了溫暖。這時屋脊上正有一隻麻雀，取跳躍姿式，運動牠小小的靈敏的身軀，到了最盡頭處，便像是爲自己一種娛樂的原故，有意的，取了下跌的辦法，跳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遠處屋角的楊柳似乎在早風中微微搖動。這樣早上不應當缺少一種宜人微涼的風。屋脊上照例的太陽的光，已經劃出一道線了，凡是太陽所及處，皆起了一種淡淡的

白烟。

這是春天，杏花桃花，皆是在這樣天氣下開放的。

但稍稍把方向換過，室內的一切混亂情形，把主人的頭腦糊塗了。房裏是不能用氣候說明的。

望到丟在地下的許多書，望到桌前的許多信封同稿紙，望到床舖，望到牆上那面小掛鏡中的自己的半截臉部，似乎才矚然憶及了自己一晚來所經過的事情。在這時，頭腦開始空洞發痛了，呼吸也感到拘束了，再向窗外望時，便覺得天氣有一種照老樣子的頑皮態度，對他正在加以嘲弄，楊柳的搖晃，屋脊上的淡烟，皆在一種挑戰作用下面存在着，於是衰弱管領了這人，凝視到窗外，起了無可言說的哀愁。這就是把春天同自己連合起來時一種感覺，這感覺，又似乎是昨天也有過了。

第二次注意到桌上時，四箇已經寫好地名人的信封，被注意到了。把其

中一箇掣到手上，用非常氣憤的模樣，有力的興奮的撕破這東西，丟到地下，去後，稍楞了幾秒鐘，又取了第二箇，用照樣的方法處置了。輪到第三箇，已經撕破，正像是爲了這種小事情已經把所有氣力用盡，那信封，仍然跌到桌上了。

那封信，是昨夜在一箇興奮發瘋的情形下寫成，預備寄給一箇人的。裏面說他實在不願意同一些所不歡喜的人活到這世界上，他要走，逃避，死。他不想別的幸福，他並無奢侈的慾望，只願意安定一點，也做不到。他這樣同他朋友說及。

他到後走到牆邊把鏡取下照了一會，望到一雙發紅的失神的向內陷落的眼睛，引起了新的憤怒，毫無思索的把鏡子向另外一箇牆角擲去，一種發脆的似乎有埋怨神氣的聲音在房中響了，發怒的他很軟弱的坐到一張椅子上去，望到破鏡所在的屋角發癡。這時，在隔壁，起了低低的一聲嘆息，且聽到小

小木床在一箇沉重的身體壓軋下轉動的聲音，顯然是因爲猛然的一擊，把另一人從好夢中揪出，作了錯事了。於是一箇痴肥的身體，扁平的臉，一箇使人想起那食量也將代爲發愁的同事模樣在眼底出現了。同時是另外一箇圓臉小口長頭髮的女人，一箇三等妓女神氣的女人，愣了那痴肥同事，做出可笑的樣子。

……滾你去！狗！

這樣想到，表示這嘆怒，桌上一箇精巧的玻璃墨水瓶又飛到屋角去了。這次聲音影響到了另外一箇人，從另一箇方向，又起了一種輕微的嘆息。這嘆息，這因爲紳士氣分的存在所取的柔軟反抗，以及那隱在嘆息底下的嫌惡，幫助了任性使氣的他，對這嘆息者感到輕蔑。隨了這輕蔑感覺，他看到了一箇猴面裸身瘦骨如柴的男子，手中拏了一隻黃金鐲子，套到一箇女人的白手上去，那女人，是正取了無恥的姿式仰臥在一箇籐椅上，輕輕的在唱情歌娛

悅男子的。

他又攪到一箇瓶子了，這是家中人爲一次生日的紀念，從五千里外的家鄉托人帶來的一箇古磁小瓶子，他將仍然用一種憤怒的力擲去，他正需要破壞，似乎從物件的破壞中，從那聲音，從那物件在物質上的價值，以及在本人的感情上，毀滅一部分或全部分，自己就可在一種新的境界中，得到休息。但這時，對面房一箇木床的軋動聲音，制止了他那任性行動。

他又在這一箇同事印象上找出一些醜處，用作復仇了。

雖然是可以把自己的想像，畫出一切具有紳士外表的各樣人物的醜態，到後反似乎因爲想起這些在別人所具的長處上面，發現了自己弱點，凡是別人的權利，皆爲自己無法得到的東西，就因爲缺少那些行爲，才會在心上長成那卑劣的不快。這苛刻的無慈悲的自撻，使他再無勇氣繼續第三次的拋擲，放下了瓶子，離開了這小房，離開了一些從夢中初醒正各在心上計算到領薪

水一事的同事，他把自己放在一箇水池邊，用冷水擦了臉，坐到一箇木堆上面，對展開在目前的原野出神。空氣是滋潤而作微香，草木發香，土發香，一切皆宜於人呼吸。

一切皆沉靜極了，坐在似乎微濕的木料上的他，想起先一時的粗暴，這人便稍稍吃驚。

慢慢的也有人在水邊擦臉了。有穿了花絨汗衫的運動員在操場作短跑了。有女人拿了書在太陽下朗誦了。

當到一箇長頭髮同事，在水池附近發現了他以後，走近了身，用着那通常的最不見好的態度，說着一句極不得體的話，「你在做文章，挹自然之美！」他於是明白這樣時候再不能在此地獸下，應當返到房中去了，他就仍然到了那小房中，坐到桌邊，聽到同事中元氣十足的喉嚨辱罵公丁，縐了眉毛作苦笑。那笑似乎解釋了一句話：「這才是我分內的東西」。他的一部分生活

，確實是消磨到這種從隔壁聽一箇上等紳士的口中，罵出最不紳士的一切野話粗話，引爲娛樂的。

到九點鐘，下堂鈴響過以後不久，門外有人輕輕的啄了門三下，正合衣橫躺在床上迷惘做夢的他，爲這聲音就驚醒了，故作盛氣的模樣說「請」！外面人似乎沒有聽懂這意義，靜了一會，又啄了三下。他又說「請」。但是把話說過，外面終於靜下去了。近於被欺侮過了的他，爬起把門驟然拉開，想明白究竟是什麼人這樣糊塗，到人家房子來還得主人代爲開門。

把門拉開，門外怯怯的站得是兩箇女人。像是從沒見過的生疏，他恐怕有所錯誤，把門開後手上還擰着那門紐。

女人見到像是酒醉初醒的他，神情中，微微起了一點驚訝，那一箇年齡較幼的女子且紅了臉了。那年長一點的女人，把頭低了一下，用極柔軟的語調，告給主人的來意。

「我是×××，本二的，想問問×先生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選××課。」

「您進來說。」把門拉開了就站到一旁，頭還是沉沉的痛。

「我只問問……」然而人是進到房中了，兩箇耗子似的並立在屋角書架邊，先是不說話，遊目四矚，望到架上雜亂無章的書，地下的碎鏡，藍墨水的點滴淋漓，床上的亂七八糟，兩箇女人皆互相交換了一箇隱在心上的微笑。那微笑，代替了一種言語，彷彿說，「呀，這樣子一箇大教授！」又像爲了裝飾這驚訝出於善意，年長一點的那女生就說話了。話是與自己本身的誠實也像不很相稱的話。

「先生真忙。」

沒有答語，又像預備說一句照例回答，就是「今天天氣很好」。可是到了口上那麼情況忍着了，就只做了一箇非常可憐的同時保持了身分的微笑，且略爲把頭搖了一下，頭的空洞作痛這時更明顯的覺到了。他想把方向避開，

把這談話縮短，他說明他自己的地位。

「你們是要聽我的課，同×先生去說好了。那是教務處的事，不是我的。他們說行，你們就上課，不行，就不行。因為這件事我不能有所主張。」

這語氣上有了一點這人平時在課堂上所缺少的硬性與彈性。

年長的似乎受了窘，很不自在的笑了。年幼那一箇，遲疑的，羞怯的望到他，像是想知道她自己要講這樣話時是不是將得到同樣答復。這無聲音的言語，溫暖而有力，搖動了教授×的態度，幾乎投降一樣他改了口。

「爲甚麼你們要到這課上費些鐘點？這無益。」

「不，我們歡喜這箇。我要學這箇。」年幼一點的輕輕的說着，望到窗邊幾本書，「我讀過先生的××，還讀過×××，我想學做小說，這學校只讓我考古。上學期一個學期，我們只從×先生方面聽清楚了孟姜女的生地，虧×先生舉了許多例，可是同學中都好像不想這樣詳細認識那箇太太，好像因

爲無親無戚，不需要，所以都想選先生的課。」

那自己報名的×××，也說，「我要知道現在的多一點，因爲我們是活到現在的世界上。」

本來在他心上，應當是「你們女人要知道什麼，到大學校來，上一點課，學學穿衣服的方法，買點胭脂擦擦臉，看小說，也只要明白那上面有些男女故事，明白了這箇到後來什麼同學看中了你們身體某一部分，就寫信給你們，你們拿到信來讀，心裏想，這是小說上有的故事，小說上說過的，於是就去同那箇男子要好，讓那種捷足先登的男子在面前說一點謊話，你們於是就感動了，於是就嫁給他，爲他生幾箇兒子。」但這些話皆放在一箇難於說明的微笑中融解了。在女子方面，以爲這是一類善意的微笑，使年青那一箇有了新的勇氣，另外再想說一點比先前所說更誠實的話。

「我讀先生寫的××那篇××，心上真感動。」女人說，爲一箇害羞的情

緒所襲，紅了臉，因為同時她想起這本書所代表的一箇方向，是一箇女人應紅臉的方向，所以就不說下去了。用為救濟自己的過失，她指點同學看牆上一箇畫片。「這箇畫奇怪，把女人畫成這怪樣子。」

他把自己攙入，說，「男人看女人都是這樣，做文章的，學畫的，我想都一定有使女人自己看到吃驚的描寫。她們會吃驚怎麼出於男子的手完全不像自己。」

「不。或者是的。不。女人是那樣子，是像先生在××上所說的一箇樣子，我相信有許多女人都是那種輪廓，那種心。」那年長的女人，在一箇辯護下隱着了「我瞭解你」的意義，但這情形，由男子的他看來，則又成爲「我瞭解你這中年人牢騷」，所以雖不缺少鼓勵，話說到這裏也只好停住了。

外面又有人敲門，隨即把門推開，那老年門房，抱了一捆信件進房來，選了幾封信放到桌上，又走出去了。他把一箇信拏在手上，撕掉封皮。兩箇女

人像是還不想即走，就迴身去看書架。他一面看信一面便說，「那全是糟的，那全是糟的，小說真不必看，什麼也沒有。」

頭仍然不回過來的年青的一位說，「那裏，我不信舊的比新的對我爲有用。」

這話惹起了一箇意外的結果，一面正看到從北京朋友來信說的某某女人已爲丈夫生了孩子，一面聽到這樣的出於年青女子口中的話，培養到他對於女人的見解的堅固。他用了略帶憤激的聲音，爲女子所說的意義加以補充，把言語隱蘊了一箇有毒的蜂螫。他說，

「是的，你說得是，女人應當要學新的，因爲是現在的女人。」

「學校簡直願意我們都是十六世紀的人，所以，就用考證來培養我們智慧。」

「他仍然保持到一種不露面的嘲弄態度，說，「他們也聰明，因爲他們覺

得女人是這樣子相宜一點，我們得承認這些人頭腦的精細，用在女人方面也不會比用在考證方面容易陷到錯誤。」

「真是的，常常使我們爲難，因爲我們完全無辦法。」

「不過新書是什麼呢？一箇故事，流點眼淚，嘆一聲氣，算是新的成就麼？」

「我們想看一點新書，不知道那一本好。要有力的，幫助我們做人的，指導我們向上的。請先生告我們買什麼書看。」

「你們翻翻目錄看，什麼人廣告大一點，什麼人廣告好一點，什麼書裝釘得美一點，這就一定是不壞的書。」

「這是笑話，我們上過當了。」

「不是笑話，他們男人都說好，他們肯出錢登廣告，我以為一定是一本好書，而且合於女子用處的好書！」

女人之一像是取了學生對教授應有的態度，承認了先生的話雖包含了諷刺也仍然是對的，然而仍得在言語上表出這不平，她說「我們要一本最宜於我們的書。」

「是與家政學相反的一本書麼，那你們爲甚麼不買一本婦女××。」

「兩箇女人皆鬨然笑了。因爲他告她們一本經學校方面取締過，却又有許多女人歡喜閱讀的一種圖畫雜誌。」

因爲這笑，這取了女人中最擅長的一箇手段所表示的否認，男子的他更肯定又似乎更荒唐的，說了下面的話。

「我以爲只有××是適宜於女子的書，你們笑，奇怪得很。你們難道不歡喜看什麼皇后的照片麼？你們不看電影麼？」

兩箇女人皆搖頭，不承認這件事是當真的事情。因此他另外說了兩種書籍。

「那你們看冰心的小說好了，那裏有母親，看蘆隱的也好，那裏有……」
「我們想看×先生最得意的一本著作，不知從什麼地方可買。」
「你不是說很同情於我××那篇小說了麼，再去看看，看結果是不是很合式。」

「我——」一句話咽下去不說的年青一點的女子，臉又在很曖昧的情形下作桃紅顏色了，像是不注意到的他，問她們春天比秋天還好還壞。兩人皆爭到說春天較秋天好，且作同樣解釋，因為春天有花。

這答語。使主人沉默，就做出一種使來人感覺應當是告辭的樣子，站起來走過床邊去，收拾床邊凌亂無次的書籍，且搖頭，因為一低身時即非常痛楚。到後女人也不再問上課的事情，很愉快的走去了。

彷彿作為救濟一種以前的損失，再不讓有女人來到房中的意思，把門扣上，再坐到桌邊去，像是因為先一時所取的對兩箇女人的手段為太過分，他為

一種說不出的憂鬱把心咬着了。他討厭自己，也同時討厭到一切人。他把先前所看的那封信再從頭看過一次，隨即非常氣憤的把牠撕了。這信是與其他許多東西有同一命運，並沒有讀完就到籐製的圓箕裏去棄掉的。

第二封信是一箇朋友，在另一時曾得他匯了一點錢，這時來信致謝的。信中的言語反增加他的不快，這種小事情也得寫到信上，真是無用處的人，因為這感覺，這特別不良的脾氣，於是又撕了。

第三封信是一箇不相識的人從北平寄來的信，一箇女人的署名，一些爲不精粹的文體，把誠意消失到極少限度了的來信。這是近來常有的事情，這次與其餘時節不同的，這信用一箇女性的名字，且在那信末有意造作的樣子，說明自己是箇女子。把信看了兩次，發怒了。「見你的鬼，你怕我當真會無聊到這樣子麼？你以爲把自己身分說明，就使我對這毫無用處的同情，感到一箇鬆動麼？我在什麼時候向你們女人露出過弱點，說我除了這東西就不能

生存？我什麼時候乞討過這些同情？我什麼時候告訴你們說我只是爲一點愛情的缺少，就把脾氣弄壞？你以爲我接到這信會真感動，這猜想，這來信的動機，真可笑！你們從我那些文章上就各在印象上畫出一箇我的樣子，這樣子，就是軟弱無能，缺少氣血，憂鬱可憐的作家×。這就動了你們的憐憫。鬼打你們的頭，使本來不知道什麼的你們，也居然來以懂事女人自居，你們還爲自己的行爲得意，以爲大膽而又慷慨的做了一件善事！你們且將最無恥的各在你們心上加上一種驕傲，以爲我也會爲你們難過！鬼的老婆，鬼的女兒，我是看不起你們任何一箇女人，才這樣糟塌自己到一些小事情上面！我將把這些不是我分上的好處全扔給你們女子。我同你們客客氣氣的談話，又選一箇時間，花一點錢買些東西，讓你們把心裏在我面前，如另一時你們裸身到別人面前一樣，我做這樣事將永無休息。我將在所有女人脆弱上，發現那使你們脆弱的技術，以及你們自己感情的硬度，與自私小器的一切可笑心情

。我知道你們，比你們的丈夫還知道得多，而我在任何時節，總仍然保持到
自己這一點點向女人傾心的弱點，就因為有這個時我才能夠看得出你們更多
。……」

想了一下，在心上肆無所忌的作了一度惡罵，把冤憤略洩，信撕了。

第四箇信又是一箇想從一封信拋給一點友誼而來的陌生人的東西。這是一
箇男子，一箇在信上文字中也分明畫着誠實而又熱情的年青人，從廣東方面
寄來的。雖然是彷彿極其強硬極其冷靜的他，在這些上面，是終於仍然把一
顆心變成柔軟如蠟的情形，從而在那些信上取得一種最可憐的暫時的歡悅的
。雖然這歡悅，即刻就將消滅，且將爲一箇相異的估計，引到噴惱的方向上
去，以爲一切的同情的幫助，友誼的融洽，那意義，皆將拋入世道的卑俗裏
，在得到這箇時候就已經是用不着這樣東西的時候，所以寂寞在這時反而將
滋生不已了。但就算是好事，自己難道在另一時，不是就盼望到這箇作爲生

存的滋養補劑麼？歌德說，在人情上是不許到剝盡皮膚那樣苛細檢察的。把人情比水，在流動的不定的那一面，有使人感喟的東西存在。然而在色彩一面，所謂純潔的水，缺少顏色也缺少養人的成分，若果人情是純淨的人情，思索起來或者將更無意義了。

不過這信在一箇習慣下仍然撕碎了。凡是一箇人能夠玩味到所謂人情這一件事時，那衰老的自覺，是常常取了方便的攻勢，機會一至便忽然管領這人的全心，成爲不能振作的樣子，做出一切有童心的任性行爲的。他明白這一點也如明白其餘行動一樣，他不能在這些事上加以裁制，然而却極其苦惱。照例一箇懺悔的行爲總繼續了那錯誤處置，作出一件近於贖罪的行爲。他仍然彎了腰把那信從紙篋中拾出，且排列到桌面，找尋出那遠地朋友的通信地址，抄錄到一箇信件通訊簿角上去。

接着，他寫了一封非常誠懇的信回復了那不相識的人，他作到這樣事情時

節，那信上語氣，那稱呼，自然都不缺少使一箇年青人從心上發生感激的成分。他且考慮到這信在那年青人發顫的瘦手下裁看的情形，他心中難過了，在信尾上他重新加了一行字，在那上面他告給那人，真希望見到第二次來信，他且說在這樣通信上他所得的欣喜。這些話，不過是把一箇信上所有的友誼的分量加重，使牠帶到那箇爲想像所不及的遠處年青男子身邊去時，取得一些他所需要的大量的感謝的眼淚罷了。

把信寫完後，想起既然在男子方面給了一箇回信，在女人方面也不應當不加以一次善意的忖度了。這忖度結果是覺得也應當回一箇信去。他用一箇就平常的不遷就的態度，爲那女人寫了回信，他在信上留下了自己最有利的地位。他把本來對一切事情皆缺少的驕傲成分，放到信中去，因爲在久長被人忽視的生活下，養成了多疑善怒的性情的他，是似乎不如此講究自衛，就無方法可以得到安定。他在最巧妙的言語下掩護到自己的性情，他爲自己作了

一度辯解，這辯解一面是防禦自己而來，一面且像對女人加以一種警戒。

可是，一箇作家，一箇年紀快到三十的孤癖自處的男子，任怎麼樣是把這信寫完以前，無聊的感覺襲上了身，不願意把信付郵了。

捏了這信，在心上想着。「我這樣時節，是無權利再找取機會把自己弱點示人，也無義務來做這些事的。保持到我的尊嚴，以及在一箇女人中原有的神性，我將同一切人遠離，同一切實際生活分手了。因為朦朧，因為陌生與疏遠，才不缺少那多幻想的女人，用靈魂擁抱到一箇由作品中我所顯示的印象。我爲什麼一定得在一張紙上寫上一些極不得體的話，把別人對我的印象破滅？我貪多，那最適宜的手段，也就是在生活周圍，從無一箇相熟的人。許多沒有見我的人，因爲我的作品，都不缺少愛我的心，但一到我在她們身前時，這些人就深恐離我不遠了。就像學生，這些知道對我以尊敬的行爲，實際就是推我到另一社會另一世界的一種表示。她們將用着『這是我的先生

「那種估計，提起了勇氣，在我面前大方不拘的來去。她們還將用着年青人的神氣，尊敬這箇也是憐憫這箇無用的我！」

想到這些事情，自己像是支持不來，軟弱到要哭了。他記起還有一封沒有裁過的信了。一箇最平常的由某報社寄來的函件，說的是一種充滿了市僧口氣的編輯先生催稿的話語，那上面說明白什麼文章將用什麼樣報酬。明白的帶着威脅的對於作者施以利誘，本來非常軟弱的他，工作了一整夜，就正是爲這一類事情疲勞到自己，但看到過這信以後，從桌上搜括了所有在昨天晚上寫成的二十餘張創作草稿，隨手亂撕，又扭成一團，到後就擲到地板上，用腳亂踢。正到這個時節房門起了第三次的響聲，雖走到門邊，却不作聲，不想即刻開門。就聽到外面一箇女人聲音，問茶房，x先生是不是在房子裏。那校役像正從小盹中驚醒，滿身不高興的神氣從那小房間走過來，代那女生扣門。本來想除去扣絆的他，忽然又感到這校役討厭，堅持到冷靜，毫無聲

息的站到門邊。因為門始終不開，就聽到那女人向茶房，囑把一樣東西交付×先生，隨即就下樓去了。

聽到女人已下過樓梯以後，開了門的他，從舊夢還未完全清楚的茶房手中，攬了那一箇小包，又砰的把門掩上了。

剛才來的是先前來的女人中那年輕的一位，是像有意避了同伴特來交給他這篇文章，而另外還隱藏了一箇提起使人紅臉的動機的。他一面把那文章攤開念過題目，一面即想到了這女人來此的那點勇氣或俊氣，又聽到樓梯有人走動，且聲音拍子非常熟習，還想有「這莫非又是另外一箇的來臨，」誰知女人又在同茶房說話了，她說她將拏回去，等一會再送來。這意思就是好像將留下一箇機會到這房中再作一次勾留。他仍然沒有開門，聽茶房如何答復。茶房的話在房裏的他沒有聽到明白，大約是說及東西已交給了×先生那樣一句話，可是女人竟不作聲，又走去了。

本來是並不以為這女生來房中為愉快的他，這時又覺得是女人的來，本不是僅僅送上篇文章了事，這因把文章離開手中以後就缺少再拍一下門的勇氣，仍然給了一點房中人生氣的理由，他做了一箇發誓的姿式，把文章丟到抽屜裏去後，且加了鎖，像是報了一箇大仇的英雄。忽然鼻子作癢，出於習慣的一種預告，說明了即刻來到身上的一種懲罰。他鼻子，因了整晚來的勞作，不斷的刺激，繼續的無意思的遐想，得到一箇破裂的理由，紅的血已由左邊鼻孔中湧出，滴到那桌角上面了。他絕望的注意到這從心上溢出的紅色點滴，這些點滴取了自然的距離平列在桌面，呈一種悅目調子。

這算爲了什麼？爲了生的愛憎，還是生生存意義的「尋覓」？爲了催促自己毀滅，就這樣儘牠永遠威嚇到自己？爲了生活的「重現」或「再現」，就這樣疏忽了自己目下生活，做出這些獸事？在紅色的恐怖裏，他看到死亡，腐爛，看到他不必明白的一切。另外一箇從心上最隱僻處發出的低微聲音，

一種微顫，在這中年人腦中孕育了黯淡的種子。本來已預備把抽屜拉開的他，覺得用棉花同藥水來作事後補救爲可憐，安安靜靜站到桌邊不動了。他看到自己的破滅，如同一箇航海多年的船長，在所駕駛的船中出事以後，極安詳的看到自己與船同歸於盡的一剎。

他只想想要死了，我可以死了。……

到了下午三點鐘，房中一切皆經那校丁收拾了一次，用水各處洗過，所有血漬皆不見了，所有滿地的字紙也掃去了，開了一扇小窗，房中保持了醫院中靜謐，三月的溫暉陽光，撒在窗外屋頂上，使人感覺初夏的腳踪，已經在空氣中有了隱約的聲響。

這房中主人的流血情形，是被一箇好事的身在後排樓房同事所發現的。那同事因爲把棉被找尋一晒晾燻會，抱了那床由家鄉細君手繡雙鴛戲水的棉被，從窗口爬到了屋頂，就爲了好事，爲了一樣近於孩氣的心情，攤開棉被以

後，他還想再爬上屋脊去坐坐。到了屋脊望到前排各箇同事的房子，也望到第×號房間的內容，一攤的紅血，凝結成厚塊轉成殷色以後，新的流出的血淡淡的鮮明的在那凝血上面流着，人伏在桌面血泊裏毫無知覺。這情形，使那好事的職員呆了。溜過到窗邊以後，再睜眼審察一切，才明白是出了大事。忽忽忙忙爬回自己房裏，跑到總務處去報告一切，即刻同了幾箇職員仍由這窗爬到那窗邊，攻破了窗子，且即刻找了校醫來看看有無救濟，到學生從各箇課堂上，很滿意或很失望的跑到日光下以後，這×先生的事情，用着一箇不相稱的誇張的理由傳遍一個學校了，許多人爲好奇都跑到×樓去看，一羣年青人，正爲論理學，高等數學。以及其餘枯燥課目所苦，需要一件彷彿值得關心的刺激，變換一回生活，所以凡是得到這消息的年青男女，皆非常奮勇的向×樓上跑去。

但學生們到了樓梯相近時，一股勇氣掃了興，爲一箇人攔住了。在那牆上

，還貼得有一箇顯然是非常匆促寫成的布告，說是學生一律不許登樓。另外一些年青人，記起了另一箇樓梯口，飛奔而前，仍然遭了擋駕，因此大家皆站在樓下，各自從腦中描畫一幅×先生房中的景致，用作聊以自娛的意思。間或樓上下來了一箇人，大家就取包圍陣式，究詢情形。

然而上課鐘仍然按時響了，多數學生這時記起了一箇責任，憶及這一點鐘要從班上明白莎士比亞有幾箇情人的外國趣事，憶及了應當讀一課名著選，憶及了在堂上打盹的趣味，服從了每箇日子排列的生活，用一箇守秩序公民的感情，向不能衝上前去的樓梯，投過輕鱗的一瞥，慢慢的都各歸到課堂上去了。幾個已經不須上課的學生，就用這成天到甬道上與雨操場過道所見及的黃臉憔悴的先生作題材，取了與平常作月考完全兩樣的精神，恣意的互相討論着，並且無害於事的加以對這事件發生的底細的評判。一會兒一箇校役擊了一堆血漬衣服下樓，許多人就用着一箇完全好奇的心情，追隨到那校役

，一直到後面洗衣處去。女人見到血，皆把平時在心上沒有的美德顯出了，一顆天生容易感動的心，都到了像在另外一些時節，與她要好男子翻臉的情形下緊張了。她們都輕輕的小獸物一樣的喊着，臉上失了色，嚇怕得非常，且從身邊很方便的聽到男學生們說的「這總不外乎失戀」那樣刺耳的話時，就自覺身為女子，好歹在這件事上也應當負一點責任，因而心上很覺難過，若非同時還擔心到身旁又淺薄又刻薄的男子，實在很願意流一點眼淚，承認這優美的心已經為這些血塊所感動了。見到血的男子們，也有曾在×先生班上聽過幾次講，對於這人感到一點好處的，便聯想到自己的寂寞上面去了。但是這種人，在明天以後，他的做詩做文的機會可來了，他在這件事上所生的影響，將是一場追悼會，一篇使自己滿意的悼嘆文章，一首詩，因為他們都是×先生創作班上的人，他們都會做白話文白話詩。

一件近於多事的紛擾，在×大學校門房那方面加了有年紀的重聽的傳達許

多生氣的理由，上海方面電話的詢問來了一次又是一次，只要問到關於這學校新發生的事情時，總是一句話不說就把耳機掛上。鈴聲繼續的響，煩惱了這老年人，就把耳機撈過手，大聲的像唱戲的說「什麼也沒有，是一件不值得花兩角錢手續費的事！」在號房信件收發處徘徊的學生們，聽到這箇宏大聲音的解釋，且從解釋中起了一種誤會，以爲是這昏頭老人在告上海方面，那事情是這樣無價值，鬨然一笑的有許多人。

樓上那一面，年青的有着一箇孩子似的圓臉的醫生，很敏捷的同一箇助理，把人扶到床上以後，一面用紗布擦去那氣息極微的×的臉上汗血，一面開始捏着脈搏檢察呼吸。

從醫生處得到好消息的教長某，先是一面幫助到醫生處置這「歡喜多事」的同事，一面在血泊裏以及書架上各個角落，找尋那遺囑之類東西的。看了這樣不是又看那樣，同時就看到那幾封來去信件，掣在手以爲得到卸責的證

據了。但是從醫生方面明白了不是服毒，不是別的特殊症候，命案不至於影響到學校一切原有狀況，心上釋去了一餅重鉛，把信件放下，向醫生做了一箇上等人高雅的有教養的微笑，走到樓下向學生說明，且囑咐傳達處，拒絕新聞記者的過訪去了。

因為時間還不過遲，所以一切情形在醫生方面還有把握。教長某意思是把人送到上海醫院去處置，則即或到後在醫院死去也省得給學校方面爲難，他這意見自然是隱在「醫院可以保養」那偽善上。但比教長少於人事知識却富於醫學經驗的年青校醫，對這主張加以考慮。他明白一箇流血過度的人，目下恐不能忍受四十分鐘汽車上的顛播，他認爲這時除了注射一次強心針，以及一點別的東西，再靜靜的安睡十箇小時以外，沒有其他更完全方法是宜於這失血人的事，所以沒有答應這處置。

凡是沒有到課堂去的×大學教職員，都很願意用一箇好奇的心情，來到×

先生房中，看看這新奇別致的情形。雖然是住在樓上，或者對房，或者隔房，醫生却照例的加以拒絕，這給了許多人以自尊失去的打擊，因此有幾箇同事，便用一種復仇意義，批評到醫生另一時屬於私人的行爲，且不惜找出一些空話攻擊。另外還有幾箇記憶力強的同事，想起了這最初發現的那上屋的人了，毫不節制氣力嘖嘖的邁步從樓面右廊走去，誰知一到了那裏滿房子皆是學生，正聽到那同事談到血，同伏在血泊裏的人，心想這件事同事至少要談到吃飯時候才會完，到吃飯時學生皆到了肚子空虛情形下，而他們，這發現命案的同事，却將與他們在一箇桌子吃一頓晚飯，所以這第二次失望的同事某某，到後就走到校園看新開的迎春，到黃色的迎春花前用五歌韻做賞花詩去了。

在那小房內，守了三點鐘，醫生囑咐了助手一些話，走去了。醫生去後，助手坐到×先生那張舊的小小白木寫字檯旁，望到靜靜的躺在床上如死人的

×先生，心裏想到解剖室以及類乎這些凡屬於一箇醫生助手所能聯想的種種事。新地方的逗留，顯得日子大長太靜，就用一箇知書識字所習以爲常的行爲，一一的翻着面前信件合內的信件，且隨意把裏面的小像片上的女子，恣肆的欣賞，一面還從那些像片記號上面，猜詳到這相片與床上人的關係。

到從長長的十多箇鐘頭睡眠中醒回時，似乎做夢一樣，睜開眼睛，先望到床對面有一箇小小綠色帆布床，且嗅到一種藥水氣味。那小床的人似乎才起身出去不久，再抬起無力的頭，看望窗子那一面，仍然是早晨，一箇春天的早晨，從窗的上部玻璃格畫出的四小片微青色天空，透明深邃，使睡過了十餘鐘頭的他增加了糊塗。

聽到隔房有人談話聲音，是那箇猴頭的口氣，同另外一箇又像非常熟習又想不到是誰的在說一件事情。只聽到說「我以爲是自殺」——我以爲真出了命案」。本來想再用一點力爬起的他，正在努力把自已上身舉起時節，忽然聽

到有人推門，那箇校醫處的兼司配藥兼司看護的助手進房了。他仍然躺下，他記憶及先一時流血的事情了，且彷彿記得有一箇時節，這房中曾非常雜亂的情形來了。

「什麼時候了？是快要夜了麼？」

「那助手，坐到他自己的那帆布床上，捲那白袖子，說，「不是的，這是新的一天的早上。」

「是早上」，他自言自語，念了這句話兩次。望到彷彿快要壓下的低低的屋上平頂，思索一切過去事情。

校園中鐘聲又響了。悠揚的，清新的在空氣中流動，且聽到許多腳步聲音競爭下樓。似乎非常奇怪的第一次才聽到這聲音的樣子，他問那助手，這是爲什麼打鐘，那助手就告他這是第一堂課鐘。

校醫搭了早班車從上海趕來，且另外邀了一箇同行中年人，到了房裏，那

中年沉靜的醫生，捏了一會脈，聽了一下心臟，測驗了一下體溫，點點頭，走到去病人稍遠處，與那年青醫生用德文說了兩句術語，就坐到平時×先生所坐的舊式板椅上去，發出軋軋的聲音，憂愁的望着那朋友來爲×先生診脈。

教務長從門旁取溜勢進到房中了，像是無事可作，就用手去撥那放在近門桌上的酒精爐子，即刻房中有了酒精的揮發氣味。門外有人敲門，教務長才有事可做，忙去開門，且站在門口，同那敲門的人輕輕的說話，只說不要緊不要緊，拒絕了來客。那人似乎還不想回去，一定得見到病人談談才甘心的樣子，守到門邊，這教務長到後也就很爲難的把門推開了。不過來人見到有醫生在內，房中容積太小，又並不即刻進來，還仍然立在門外不動，教務長非常氣憤的重復關上了門。不到一會兒兩個醫生皆離開這房間下樓去了，那人進到房中，站在床邊，把帽甩去，安詳的望了臥在床上的他。過了一會，

才從皮包中掏取信件，遞給病人。並且問道：「××先生有什麼不爽快？」他苦笑着答說，「沒有什麼，只一點點小病。」

那人對於這回答是滿意的，就坐到近床一箇椅子上了。既然來了，自然就有一些話說，他等候着。

他們是不認識的，但這個時候正像其他時候一樣，主人一面讀那介紹信，客人一面望到主人的臉，於是皆明白附麗於本人的是什麼名字，而且照例的，在那名字上，同樣是「作家」那因緣，即刻把友誼在一種方便中成立了。

「是從××先生處來的麼？」他問那年青的客人。

這時客人正在將一箇房間的一切，加以估計，聽到這箇話時，就說「是的。因為久仰大名，很想同先生談談，所以從××先生處來時，談到先生，他就寫了這箇介紹信。」

「××先生文章到近來也不大寫了！」

「是的，不多寫，不常寫，可是自從發表了××以後，××的天才是更增加了世人的認識。×先生，說到天才，我覺得你也是一箇！」說到這箇話時，客人是那麽有力那麽認真說到的。

「你看我是一箇嗎？謝謝你，因為你這樣大方。但我實在並不是的，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想去做，所以我……」

「是天才。你是不能辯解的，我同我的朋友，都這樣說到。你不應當消極。我讀完了你那個××，實在哭了好幾次。那真是好作品。我同他們說，你真是一箇刻薄寡恩的人，一箇撫臺，一箇軍閥，……」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從前的撫臺同軍閥，都使人流淚無處說，你也是這樣一種人物。你用你一枝筆使人難過，你有很大的聰明，把人心情揪着毆打的方法。

你太不憐憫，太誘人，……」

「你是太會做文章了，從你談話的機辯上面看得出。」

「我是蠢材，是獸子，你不要誇獎我。××女士她說我「小誠實」，××女士她又說我怪。其實我那裏算怪。我不過天生一顆心，容易感到別的偉大，與自己的渺小，我恨我自己，我常常罵我是怪東西。這××女士說得不錯。」

這人另外還在一句話上又說了××女士的名兩次，彷彿那箇極其相熟的口吻，那口吻使他不平。他問他，

「你同她們很熟，是不是呢？」

經這樣問過以後，那客人有點忸怩說不出口了。客人說曾見過一次，也仍然是到××先生家裏。爲了遮掩這心上的慚慚，那人反問他，

「×××先生是不是認識這幾箇人？」

「不什麼相熟，不過都在一處玩過，也曾經有一箇時候同住過不久。」

「嚇，那還不熟麼？」說着，又好像有種感覺使心上發癢，忍受下來是不可能的，那客人，用比較低微的聲音，要×先生告他「是不是××女士同×××要好。」

本來已經就有了難堪的他，這時實在不想把話再繼續下去了。他只搖頭笑。他把方向轉到天氣，說，「天氣真好。你早上坐火車是不是很有趣？」

「天氣好極了。這樣天氣使我想起一箇美麗的女人。」

「是的，應當有這樣想，你做不到嗎？」

「做是做，我會掣給××女士看過，她說很像×先生的詩。我不相信她的話，因為我並不覺得好。但是××女士說我像你的，這件事我相信我是不錯的。我買了許多詩，我也做了許多。我蠢，總不能夠好一點。」

「一定很好。」

「但那是××女士說的。」

他心想，只見過一面。平素沉默少言語的××，會同這樣人說那麼多話，真是一件奇怪事。原來××同×極熟，××的爲人，也知道得很清楚，這時因這客人時時刻刻用一個戀愛者那樣可憐態度，把××名字說了無數次，且明白所謂「美麗女人」大約也就是正指到××而言，他感到這談話有即刻結束的必要了。他告客人他不願意太擔擱客人的時間。他告客人醫生只許他靜臥不許說話，所以想定約另一箇日子再來談談。

誰知這爽朗朋友，像是不大明瞭某一種文體的原故，還以爲主人是同他客氣，就請主人安睡一會，而他自己就毫不客氣的坐到桌前去，裝成無意的樣子。檢取桌上的鐵絲網合子裏的東西，看那些來往信稿，且即刻把昨天教務長曾私下看過的一箇女人相片，也拏在手上欣賞了。

「這是××，這是××女士，×先生，她送你這樣一箇好相！」

那種聲音，那種神氣，充滿了××心上的厭惡，他裝睡眠樣子閉了眼睛，心

中覺得非常冤屈，感到同情這東西的累贅了。一箇作家，一箇文人，是不是在他行爲上也非有點奔放不能節制的行動才算高明？爲甚麼到這裏來的，帶來的同情 總夾雜到三倍的粗率討厭裏？他爲甚麼一定要同這樣許多人維持一種友誼，且把這箇用來自苦？他縱不能在這樣清朗溫柔的天氣裏，做點有意義的事情，難道躺倒到這牀上的一點點清靜的寂寞的時間，也成爲必須用什麼「同情」來剝奪淨盡麼？……想下去，也不能夠，因爲那客人正翻到一頁原稿，看過以後，又要說話了。

「×先生，你不能消極！你應當有勇氣！你應大勇無畏，同苦惱作戰，同習慣作戰，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他仍然不做聲，心中想「這是些什麼話。我有勇氣我早把你頭打破了。我大勇無畏將踢你下樓了。我同什麼習慣去作戰？我用什麼作爲武器？你們每一箇人在一切事情學會以前，就先有一種不講規矩的習慣。你們是天賦的愛

在一箇人的桌上發現一點秘密，造作一點謠言。我需要的是忍耐，好讓你們來糟塌我的感覺，你們所需要的是隨便，你們似乎有了同情，甚至於別人的桌上的私信也得看看內容，那理由就是隨便。」

他不能找出另外方法使這客人動身，他只好仍然來同客人說一點話，免得把那個文稿合的一切弄得稀糟。他同客人談了許多話，客人聽到這些話時，似乎都好好的在心上記一筆賬，預備在另外一箇時節同別一箇人去說。

第三天，同事與學生的看望，從這些人口裏，聽到了一些教育只許可他們學會的一些毫無意味的安慰，尤其是那些同事，先從一些別人或自己的謠言，把觀念放到一種可鄙的幼稚的估想上，說出一些就是諷刺也仍然極其拙劣的言語，似乎爲了一種義務，他把一箇日子又消磨掉了。

第四天，能够出到太陽下走走了，學生皆在背後悄悄的指點到他，不必回頭也可以明白這些事情。爲了這種事他只好又回到房中，躺到牀上去，他很

奇怪爲甚麼同樣的大好天氣，這晒鋪蓋的同事，爲甚麼獨在那一天爬上屋頂。望到屋頂，望到那由於前一天各箇人慌張的行動，用鐵器損壞了的窗子，對於生存。他感到不是什麼東西可以填補的空虛。十點鐘時節，一箇事務員，帶了一箇工人，拏了兩塊玻璃來鑲補那窗櫺，閉了目，躺到牀上裝成熟睡的他，聽到工人在房中用鑽劃玻璃，又聽到輕輕的敲那玻璃嵌到格裏去，到後且輕輕的帶了門走出去了。

上課鐘響了，他想起今天是禮拜六，想起這時節那二十七箇年青男女同學，因爲課程那一點點關係，在這時節，一定在甬道上或土坪裏花畦邊有想到他而且談論到他的人。他坐在桌前，用一頁做文章的稿紙，寫了辭職的字條，心想到縱要活也應當到一箇無人知道的地方去，把做人的累贅減少一點，才能支持得下去。

三月。上海。

夜 的 空 間

(一箇平面的記錄)

晚潮靜悄悄的漲着。

江面全是一抹淡牛奶色薄霧。江中心，泊了無數從沿海各地方駛來，滿載了貨物同木料的大船，在霧裏，巨大的船體各畫出一長條黑色輪廓。船桅上所繫的紅的風燈，一點一點，忽隱忽現，彷彿如在夢裏。一切聲音平息了，只鎮上電燈廠的發電機，遠到五里外也能聽到牠很勻稱的蓬蓬作響。

潮向上漲，海水逆流入江，在汶港極多的××附近，骯髒的江水，到時候皆從江逆流入港。每日皆取同一的體裁，靜靜的，溫柔的，謙馴的，流滿了各處，屆退潮時又才略顯匆忙樣子急急的溜去，留下一些泥濘，一箇鏽爛了

的鐵盒，一些木片或一束草。江潮一滿，把小船移到離江已有兩里以上，退潮時皆彷彿擱船到旱地，到了這時大小船隻皆浸在水裏了。知道了潮的高度，到什麼地方爲止，汝港邊另外還有人把棺木擱到那稍高地方的事。因此在這些不美觀的地方，一些日晒雨淋腐爛無主的棺材，同到一些比棺材差不多破爛的船隻，皆在一處，相距不到二十步遠近，一些棺材同一些小船，像是一箇村莊樣子，一點也不衝突，過着日子下來。到潮漲時則棺木同船的距離也似乎更近了。

大白天，船上住的骯髒婦人，見到天氣太好了，常常就抱了瘦弱多病的孩子，到船邊岸上玩，向太陽取暖。或者站到棺材頭上去望遠處，看男子回來了沒有。又或者用棺材作屏障，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類堵塞其另一方，儘小孩子在那棺木間玩，自己則坐到一旁大石條子上縫補敝舊衣褲。到夜裏，船中草薦上，小孩子含着母親柔軟的奶頭，伏在那骯髒胸脯上睡了，母親們就

一面聽着船旁漲潮時江水入港的汨汨聲音，一面聽着遠處電燈廠馬達絲廠機械的聲音，迷迷糊糊做一點生活所許可的夢，或者拾到一塊值一角錢分量的煤，或者在米店隨意撮了一升米，到後就爲什麼一驚，人醒了。醒轉來時，用手摸摸，孩子還在身邊，明白是好夢所騙了，輕輕的嘆着氣，到後是孩子冷哭了，這些婦人就各以脾氣好壞，把孩子擁抱取暖，或者重重的打着，作爲復仇，且用極粗糙的話語辱罵孩子，儘孩子哭到聲音嘶啞爲止。潮水漲到去棺木三尺時就不再流動，望到晚潮的漲落，聽到孩子們的哭聲，很懂得婦人們在寒夜中做夢的，似乎就只有這些睡到荒田裏十年八年的幾具無主棺材。

鎮上到半夜，是一切人皆睡靜了。只餘下一家棉花舖撥撥的彈弓聲音，一家成衣舖縫衣機密集的聲音，以及一家銅器舖與小銅匠用鋼錘敲打蠟燭台的聲音。從這些屋裏門縫間或露出一點燈光，這燈光便成一線橫畫在街上。

在日裏魚呀肉呀的熱鬧街上無一箇人。靜靜的一條石子路小街，就只是些狗類互相追逐互相嚙咬。在舖子裏案桌上把被蓋攤開睡覺的屠戶，皆打着大的鼾聲，或者就從狗的聲音上，做着肆無忌憚的奇夢。夢到把刀飛去，砍去了一隻豬腳，這豬腳比平時不同，有了知覺，逃走到浜裏去了。又或者夢到被警佐拘留到衙門，一定要罰五元，理由則是因爲忘了把豬蹄上的外殼除去，妨礙了公衆衛生。又或者夢到一箇兵士買肉，用十元的鈔票，只說要肉四兩，把肉得到後就拏去了，不找零，不挑剔皮骨完全與其他時節兵士兩樣。凡是這些在日裏做不到的，常有的，幸福與災難，這些人皆得在夢裏重新鋪排一次。還有其他做生意的人呢，也皆各以其方便在夢裏發財賠本，因爲這些人，都是在小數目上計算過日子的人！

還有江邊做短工過日子，用力氣兌換一飽的愚蠢人，不拘在一箇破船上而，不拘在其他地方，這些人，只要是還能在那箇地方迷迷糊糊睡去，能夠做

夢，大多數總不外夢到江邊有一隻五桅船失了火這樣一件事。這幾天大的船泊到江中，實在是太多了，每一隻船上皆不缺少一種失火的機會。用任何理由；船主因為冷烤火，夥計賭博吵架打翻了燈，客人吸煙不小心把煙頭丟到木花裏去，都得實現那希望中的事情。就不用任何理由，船上也不妨忽然起了火。火一起，於是熱鬧了。一隻極其體面的大船，寬闊的帆，向天空直竄的高桅；以及繪有花藻雕飾的後梢，新上油漆的艙篷，一切一切皆引了火，生氣樣子的任性燃燒，不可挽救，火光照到江面，水上皆成金波，船主人站到柁樓嘶喊着。有時上下衣還忘記穿到身上，地保沿江跑去，像瘋子一樣亂嚷亂打鑼。江面全是貨物，水上浮滿了各樣東西，成束的乾魚，用鐵皮打包的大摺洋布，有獅頭爲記的花紗，橫直皆牽紅線的新棉絮，帽子，大衣，皮鞋，美觀的磁盆，柔軟的皮毛袍掛，凡是這些平常見到過的皆在江中漂浮，各人皆隨意在忙亂中掠取，很奮勇把在平時一箇人氣力所不勝的貨物抗到肩

上飛奔。消防隊來了，地保也來了，水保也來了，各處抓人。但船上的火越多，大家救火，公務人員也各以其方便撈取所歡喜的東西去了，江面的貨物再無人禁止，因此一來各人皆把所有慾望滿足，只等候天明一件事了。他們皆各以其方便做着這一類適宜於冬天的好夢，有些得了一簍油或一捆布，有些則是一束乾魚，有些又是一套極其稱身的布棉衣服。平時膽子太小，吃過水上保證同警察的虧的漢子，夢到把所需的東西得到手後，總同時還夢到仍然爲巡警抓住領子，拉到江邊去，預備吊到那臥在江邊的廢鋼煙笛上去，打鞭子示衆，於是就使狡滑的計策圖逃，脚一登人却醒了。還有些不缺少坐牢經驗的人，則一直夢到第二次仍然到寶山縣又臭又溼的監獄裏去作苦工，仍然在夢中挨撻，仍然說謊話賭咒，求大人施恩取保開釋。

這地方的這些人，因爲他們全是那麼窮，生長到這大江邊，住到這些骯髒船上或小屋裏，大家所有的慾望，全皆的那麼平凡到覺得可笑了。他們的盼

望得一件褲子或一條稍爲軟和的棉絮，也是到了這快要落雪的十二月才敢作的遐想，平時是沒有這膽量的。然而這慾望的寄託，却簡直沒有，「善人」這名字只是書上的東西，偷搶也很不方便，所以夢的依據，一切人皆不外這龐大的海船了。但是這船呢？從海上駛來，大的帆孕滿了風日夜的奔跑，用鐵皮包身的船舵時時刻刻的轉，高的桅子負了有力氣的帆從不卸責，船上的夥計們與大浪周旋，吃乾菜臭魚一月兩月，到了地，一切皆應當休息，所以船的本身停泊在江中，也朦朦朧朧像睡了。

退潮時，江中船隻皆稍稍蕩動，像夢裏在大洋中與風爭持帆取斜面風駛去情形，因爲退潮的原故，夥計有披衣起身，摸到鐵鍊在船邊大便的了。這人望天中一箇小小月亮，貼到高空，又看星，這裏那裏，全是航海人所熟習的朋友，一一在心中數着這些星的名字。天降了霜，因爲寒冷，就想幾千里外的家中人，日子在這類粗漢子腦中生出差義來了，時間是十月還是十一月？

想要明白了。把貨卸了再裝上一些貨，成束的；成桶的，方的，長的，以及發臭味的，可以偷吃的，莫明其妙的到了艙裏，乘晚潮下落開了船……但什麼時候到那老地方？也在心上來估計了。過年這件事，應當是在船上拉篷吃乾魚同劣米所煮的飯，還是應當在家中同老婆在牀的一頭談笑話睡覺？也想起了。到後却因為遠遠的神往，終不能抵抗近身的嚴霜，從小小艙門，鑽進氣味薰蒸的內艙，擠到一箇正在夢裏亂了很多洋錢的同伴身邊睡下。聽到同伴荒謬絕倫的嚶語，說着平常時節不敢說的數目，三百元，五百元，像很不在乎似的，就把在艙面已凍冷了的大腿，不大規矩的插到那熱被裏去。

夢做不成了，用船上人脾氣，說話以前先罵祖宗，

「狗同你娘好，把我的錢全丟了？」

「你說五百三百，我知道你是牌九正熱鬧，我就來壓你一腿。」

「你這雜種莫鬧我，我快贏一千了！」

「我衝你的屁股，說大話，做夢！」

「落雨了麼？」

「是退潮，天氣好極了。」

兩人若是不說話，於是就聽到繫船的鐵鍊嘔嘔軋軋的聲音。

另外船上，是當真有賭博的，就七八個人蹲到鋪上，在一盞小小煤油燈下，用一副天九牌作數目不等的輸贏。從一些有毛鬚子的嘴吧中，喊出離奇不經的口號，又從另外一種年青人的口裏，憤恨中說出各樣野話。因為是夜靜，本來是話說得很輕，也似乎非常宏大了，到同夥之一覺得忒不像樣時，就仍然用辱罵作命令，使這聲音縮小，莫讓船主之類生氣。因爭持一毛兩毛，揪打成一堆的事也有過。因賭輸了錢，保守骨牌的主人，抖氣把那三十二張一起丟到江裏，且賭咒不再玩牌的事也有過。賭博盡興了，收場了，各人走到艙面，扯脫了褲頭，露出黑色的一條，嘩嘩的澆着熱尿，見了星月，也同樣

生出點家鄉何處感想，或者向鎮上一方面望去，看到不知什麼人家的燈光，就想起在鎮上土娼家過夜的船主，有點不平了，罵着自己也罵着別人，「狗鷄公養的，你享福！浪打死你！」或者說，「革命黨來公你的妻共你的產，把船充公，看你睡婊子去！」這些蠢頭蠢腦的人，是一點也沒有想到浪打了船主或船爲革命黨充公，自己又到什麼地方去生活的。婦人這東西，時時刻刻就像與自己是仇敵了，睡過一夜第二天爬梳子就無氣力，同到婦人一住久就不能同人比勁氣，但是這樣毛脚毛手的漢子，平時在工作上毫不知道節省氣力，一有機會到婦人面前時，却是仍然同樣沒有吝惜氣力過的。凡是在一箇婦人面前，得到「水牛」「長蛇」之類意義曖昧的綽號漢子，每到有機會想起婦人的好處時，總即刻覺得人是與綽號不相稱，很忸怩，因爲無法同這婦人在一處，綽號的意義也失去了。他們也常常夢到與婦人有關係的那類事情，肆無所忌的，完全不爲講禮教的人着想那種神氣，沒有美，缺少詩，

只極單純的，物質的，夢到在一箇肥壯的婦人面前，放蕩的做一切事。夢醒了，就罵娘，以爲婦人這東西，到底狡滑，就是在夢裏也能騙到男子一種東西。

也有不願意做點夢就以爲滿足的漢子，一到了不必拉蓬搖艖的時節，必須把所有氣力同金錢完全消費到一箇晚上這樣事情的，江邊的小屋，汶港裏的小船，就是所要到的地方了。這些地方可以使這些愚蠢的人得到任性後安靜的睡眠，也可以產生記憶留到將來做夢。

不做夢，不關心潮漲潮落，只把二毛六分錢一箇數目看定，做十三點鐘夜工，在黃色透明的燈光下，站在機車邊理繭，是一些大小不一的女孩子。這些貧血體弱的女孩子，什麼也不明白的就活到這世界上，工作兩點鐘就休息五分，休息時一句話不說，就靠在亂繭堆邊打盹，到後時間到了，又仍然一句話不說到機車邊做事。

江潮落盡時，這些骯髒的孩子，計算到休息已經四次了，他們於是想起世界快要光明，以為天明就可以休息，工作也更勤快了許多。曾被人說到那是狗一類東西，同是沒有睡覺沒有做夢的監察工人，從機車的排列裏走過，平時不輕易在小孩子面前發笑的臉，可以看得出高興的神氣了。

孩子們自己不會做夢，却儘給了家中父母們在長夜裏做夢的方便。兩塊錢一箇夜晚的生活，是有住到江邊小烏篷船上穿紅衣打水粉的年青女人才能享受的。這些父母，完全知道得住江船女人那麼清楚，且知道上等人完全不明白的「人的行市」，自己的女兒已能在廠裏做二毛八分錢的夜工，每一箇日子往後退去，人就長大成年，冬天的夜雖然很長，總不會把夢做到窮盡了。

十九年八月改。

三箇男子和一箇女人

中尉連附羅義，略略顯得憂鬱而又談諧的說道：

有什麼人知道我們的開差，爲甚麼要落雨的理由麼？

我們自己是找不出那理由的。或者這理由團部的軍需才能够知道，因爲沒有落雨時候，開差草鞋用得很少，落了雨，草鞋的耗費就多了。但落了雨才開差，對於軍需是利益還是損失，我們是又不大能夠說得清楚的。照例那些事非常複雜，照例那些事團長也不大知道，因爲團長是穿皮靴的。不過每次開拔總同落雨有一種密切關係，這是今年來我們遇到很巧妙事情之一種。

在大雨中作戰，還有許多勇敢的人，所以在雨裏開差，我們是不應當再有怨言了。雨既然時落時止，我們的油布雨衣，都很完全，我們前面辦站的副官，從不因爲借故落雨，便不把我們的飲食預備妥當。我們的營長，騎在馬上，儘雨淋溼全身，也不害怕發生瘧疾。我們在雨中穿過竹林，或在河邊等候渡船，因爲落雨，一切景緻實在也比平常日子美麗許多。

泥漿是落雨才有的，但滑滑的走着長路，並不使人十分難過。我們是因爲這樣，才把應走的里數縮短的。我們還可以在方便中，借故走到一箇有青年婦人的家裏去，說幾句俏皮話，順便討取幾張棕衣，包到腳上。我們因爲落雨，才可以隨便一點，同營長在一箇小盆裏洗腳。一箇兵士還能有機會同營長在一箇盆裏洗腳，這出乎軍紀風紀以上的放肆，在我們那時節，是不甚麼容易得到的機會！

我們走了四天，到了我們所要到的地點。天氣是很有趣味的天氣，等到隊伍已經達到目的地，忽然放了晴，有了太陽了。一定有許多人是正在嘲罵這太陽的，一定有許多人要笑牠，以爲太陽是故意同我們作對，好罷，這箇我們可管不了許多，我們是移到這裏來填防的，原來所駐的軍隊早已開走了，我們所以到這地方來補缺，別人做什麼無聊事我們還是要繼續來作。

乘到滿天紅霞夕陽照人時，我們有一營人留在此地了。另外一營人，今天

晚上雖然也留在此地，明天還得開拔到一箇五十里外的鎮上去。明天還要開拔的，這時全駐紮到各小客棧同民房，我們却各處去找尋應當駐宿的地點。因為各箇部隊已經分配好了，我們的旗子插到楊家祠堂，我們一連人中誰也不知道這楊家祠堂的方向，只是在街中亂抓別的一連的兵士詢問。

原來楊家祠堂有兩箇，我們找了許久，找到的還是好像不對。因為這祠堂太小，太壞，內中極其荒涼。但連長有點生氣了，他那尊貴[※]的脚不高興再走一步了。他說，這裏既然是空的，就歇息一下，再派人去問罷。我們全是走了一整天長路的人，我們還看到有許多兵士，在民房裏休息，用大木盆洗脚，提乾魚忽忽忙忙的向廚房走去。別人倦了餓了，都得到了解決，只有我們都在這市鎮街上各處走動，像一隊無家可歸的游民。現在既然有歇脚地方，并且這時又已經快夜了，我們所以誰也不以為意，都在祠堂外廊下架了槍，許多人都坐在那石獅子下，鬆解身上的一切東西。

一箇年青號兵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了一箇葫蘆，滿葫蘆燒酒，一箇人很貪婪的躲到牆邊喝牠。有些兵士見到了這件事都去搶這葫蘆，到後葫蘆就打碎了，所有的酒也潑在還不十分乾燥的石地上了，號兵大聲的辱罵，而且追打搶劫他的同伴。

連長聽到這箇吵鬧，想起號兵的用處了，就要號兵吹號探問團部。號兵爬到石獅子上去，一手拔到那爲夕陽所照及的石獅，一手擎着那紫銅短小喇叭，吹了一通問答的曲子，聲音飄蕩到這晚風中，極其抑揚動人。

這時滿天是霞，各處人家皆起了白白的炊煙，在屋頂浮動。許多年青婦人帶着驚訝好奇的神氣，穿的是新漿洗過的月藍布衣裳，挂着扣花的圍裙，抱了小孩子，遠遠的站在人家屋簷下看熱鬧。

那號兵，把喇叭吹過後，不久就得到了駐在山頭廟裏團部的回音。連長又要號兵，問詢是不是就在這祠堂歇腳。那邊的答復還是不能使我們的連長滿

意，於是那號兵，第三次又鼓着那嘴唇，吹他那紫銅喇叭。

在街的南端，來了兩隻狗，有壯偉的身材，整齊的白毛，聰明的眼睛，如兩箇雙生小孩子一樣，站在一些人的面前，這東西顯然是也知道祠堂門前發生了什麼事情，特意走來看看的。

我們都對這狗起了一種野心，我們是走到任何地方看到了一隻肥狗，心上就即刻有一箇殺機興起，極難遏止的。可是另外還有使人注意的，是聽到有一箇女子的聲音喊「阿白」，清朗而又脆弱，喊了兩聲，那兩隻狗對我們望望，彷彿極其懂事，知道這裏不能久玩，返身就跑去了。

天氣快晚了。

在我們之間發生了一箇意外的變故。那號兵，走了一整天的路，到了地，大家皆坐下休息了，這年青人還爬到石獅上去吹了好幾次號。到後腳腿一發麻，想跳下石獅，誰知兩腳已毫無支持他那身體的能力，跳到地下就跌倒不

能爬起，因此雙腳皆扭傷了筋，再也不能照平常人的方便走路了。

這號兵是我的一箇同鄉：我們在一箇堡岩裏長大，一條河裏泗水過着夏天。一箇樹林子裏拾菌消磨長日，如今便應當輪到我來照料了。

一箇二十歲的人，遇到這樣不幸，那有什麼辦法可言？因為連長也是同鄉，號兵的職務雖不革去，但這箇人却因為這不幸的事情，把事業永遠陷到號兵的位置上了。他不能如另外號兵，在機會中改進幹部學校再圖上進了，他不能再有資格參加作戰剿匪的種種事情了，他不能再像其他青年兵士，在半夜裏爬過牆去與本地女子相會了。總而言之，是這箇人做人的權利，因為這無意中一摔，一切皆消滅無餘，無從補救了。

我因為同鄉原故，總是特別照料到這箇人。我那時是一箇什長，只能在一班兵士中有點職權，我就把他放在我那一棚裏。這年青人仍然每早得在天剛發白時候爬起，穿上軍衣，弄得一切整齊，走到祠堂外邊石階上去，吹天明

起牀號一通。過十分鐘，又吹點名號一通。到八點又吹下操號一通。到十點又吹收操號一通。……此外還有許多次數，都不能疏忽。軍隊到了這裏，半月來是完全不下操的，但照規矩那號兵總得盡號兵的職。他每次走到外邊去吹他的喇叭時，都得我照扶他。我或者沒有空閒，這差事就輪到班上的火夫了。

我們都希望他慢慢的會好的，營部的外科軍醫，還把十分可信的保證送給我們同這箇不幸的人。這年青人兩隻腿皆被用杉木板子夾好，皆被軍醫放過血，揉搓過許久，且用藥燒灼過無數次。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還是得不到少許效驗，我們都有點失望了，他自己却不失望。

他說他會好的，他只要過兩箇月就可以把杉木夾板取去，可以到田裏去追野兔了。聽到這箇話軍醫也笑了，因為軍醫早知道這件事，是這箇人永遠無可希望的事情，不過他遵守着他做醫生的規則，且法律又正許可這類人說謊

，所以他約許的種種利益，有時比追兔子還誇張得不合事實。

過了兩箇月，這年青人還是完全不濟事。傷處的腫是已經消了，血毒症的危險不會有了，傷部也不至於化膿潰爛了，但這箇號兵，却已完全是一箇癩脚人了。他已經不要人照料，就可以在職務上盡力了。他仍然住在我的棚裏，因為這樣，我們兩人之間，成立了一種最好的友誼。

我們所駐在的市鎮，并不十分熱鬧，但比起湘邊各小城市，却另有一種風味。這裏只四條大街，中央一箇鼓樓操縱到全城。這裏如其他地方一樣，有藥舖同烟館，有賭博地方同喝酒地方。我每天差不多都同這箇有殘疾的號兵在一處過活，出去時總在一塊，喝酒是兩人幫忙，賭博兩人拉伴平分。

若是不開拔，這年青人是仍然有一切當兵人的幸福的。凡是一箇兵士能做到的事，他仍然可以有分。他要到那些有婦人的住處去，同婦人調笑，婦人們却不敢得罪他。他坐上桌子賭五十文一注的二十一點撲克，別人也不好意

思行使欺騙。他要吹號，凡是在過去沒有趕得過他的，如今還是不會超過他。大家知道這箇號兵的不幸，還不約而同的幫助這箇人。

但他的性情，在我看來，有些地方却變了。他是一箇號兵，照例一箇號兵，對於他的喇叭應當有一種特殊嗜好，無事時到各處走去，喇叭總不能離身。他一定還是一箇動作敏捷活潑喜事的人。他可以在晨光微曦中，爬到後山頭或城堡上去試音，到了夜裏，還要在月光下奏他的曲子，同遠遠的另一連互相唱和，別的連上的號手，在逢場時節，還各人穿了整齊的制服，排隊到場上游行，成列的對本城人有所炫耀，說不定其中就有意外的幸運發生，給那些藏在腰門後面，露出一箇白白的額同黑亮的眼睛的婦女們注意了。還有，他若是行動自由而且方便，拏喇叭到山上去吹，會有多少小孩子，帶着微微的害怕，圍攏來欣賞這大人物的藝術，他就可以同那些小孩子成立了一種友誼。慢慢地，他就得到許多小朋友了。

屬於號兵外的好處，一切都完了。他僅有的只是一點分內的職務。平時好動喜事的他，有點兒陰鬱，有點兒可憐，他的腳已經癩了，連長當到人面前就大聲的喊癩子。一切人不好意思當面叫這名稱，背地裏就免不了要喊他爲「癩腳號兵」。爲了一種方便，爲了在辨別上容易認出，自從這號兵一癩，大家都在他的號兵名字上加了「癩子」兩字，本連火夫也有了一種權利，對這箇人存輕視心，輕輕的互相批評這不幸的人，且背地裏學這人的行動，作爲娛樂了。

在先，對於號兵的職務，他仍然如一箇好人一樣，按時站到祠堂門外，或內面殿堂前石階上，非常興奮的奏他的喇叭。後來因爲本連補下一箇小副手，等到小號兵已經能夠較正確的吹完各樣曲子時，他就不常按時服務了。

他同我每天都到南街一箇賣豆腐的人家去，坐在那大木長凳上，看舖子裏年青老板推漿打豆腐。這舖子對面是一箇郵政代辦所，一家比本城各樣舖子

還闊氣的房子，從對街望去，看得見舖子裏許多字畫，許多貼金洒金的對聯。最初來的那一天，我們所見到的那兩隻白色大狗，就是這家所養的東西。這狗每天蹲在門前，遇到熟人就站起身來玩一陣，到後就是聽到有人的叫喚，兩隻狗皆顯得忽忽忙忙，走到有金魚缸的門裏的天井去了。

我們難道是靠着白吃一碗豆漿，就成天來賴到這舖子裏面麼？我們難道當真想要同這年青老板結拜兄弟，所以來同這人要好麼？

我們來到這裏是有別的原因！但是，兩箇兵士，一箇是廢人，一箇雖然被人家派爲什長，站班時能夠走出隊伍來喊報名，在弟兄中有一種權利，在官長方面也有一種權利，儼然是一箇預備軍官，更方便處是可以隨意用各樣稀奇古怪的名稱，辱罵本班的火夫，作爲脾氣不好時節的洩氣東西，可是一到外面，還有什麼威武可說？一箇班長，一連有十箇或十二箇，一營就有三十六箇，一團就有一百以上。什長的肩章領章，在我們這類人身上，只是多加

一層責任罷了。一箇兵士的許多利益，因為是班長，却無從得到了。一箇兵士有許多放肆處，一箇班長也不許可了。讓我說，班長也是一箇廢物，是一箇不幸的職位罷，因為若有人知道作戰時班長同排長的責任，誰也將承認班長的可憐憫了。我到這兒是不以班長自居的，我擅用了一箇兵士的權利，來到這豆腐舖了。雖然我們每天總不拒絕由那箇單身的強健的年青人手裏，接過一碗豆漿來喝，我們可不是為吃豆漿而上門的。我們原來是看中了那兩隻狗，同那狗的女主人了。

真是一箇標緻的女人！在我生來還不曾見到有第二箇這樣的女子。我看到許多師長的姨太太，看到許多學生。第一種人總是娼妓出身，或者做了太太，變成娼妓。第二種人壯大得使我們害怕，她們跑路，打球，或者做一些別的為我所料不到的事情，都成了水牛。她們都不文雅，不窈窕。至於這箇人呢？我說不出那完全合意的是些什麼地方，可是我從不說謊，我總覺得這是

一朵好花，一箇仙人。

我們一面也服從營規，一面服從自己的慾望，在這城裏我們是不敢撒野的，因為這樣我們就每天到這豆腐舖子裏來坐下了。我們一面同年青老板談天，或者幫助他推磨，上漿，包豆腐，一面就盼望到那女人出來。我們常常在那二門天井大魚缸邊，望到白衣的一角，心就大跳，血就在全身管子裏亂竄。我們每天又想方設法花了錢買了些東西，送給那兩隻狗吃，同這箇畜生要好。在先，這畜牛竟像知道我們存心不良，送牠的東西嗅了一會就走開了。但到後來這東西由豆腐舖老板丟過去時，這畜生很聰明的望了一下老板，好像看得出這并不是毒藥，所以吃下了。

這一定有人要問，爲甚麼我們要在這無希望的努力上用心？因爲按照我們的身分，我們即或能夠同這箇人家的兩隻狗要好，也仍然無從與那狗主人接近的。這人家是本地郵政代辦所的主人，也就是這小城市唯一的紳士，他是

商會的會長，舖子又是本軍的兌換機關。時常見到這人家請客，到此赴席的全是體面有身分的人物，團長同營長，團副官，軍法軍需，無不在場。平常時節也常常見到營部軍需同書記官，到這舖子裏來玩，同到那主人吃酒打牌。

因為我們問到豆腐舖的老板，才知道那女人是會長最小的姑娘，年紀還只是十五歲。我們知道一切無望了，還是每天來坐到豆腐舖裏，找尋方便，等候這嬌生慣養的小姑娘出外來，只要看看那明豔照人的女人，我們就覺得快樂了。或者天沒有機會見到，就是單聽到那脆薄聲音，喊叫她家中所豢養狗的名字，叫着大白二白，我們彷彿也得到了一種安慰。我們總是癡癡的注意到那魚缸，因為從那裏常常見到白的衣角，就知道那小姑娘是在家中天井裏玩的。

那兩隻狗到後同我們做朋友了，帶着一點謹慎小心的樣子，走過豆腐舖來

同我們玩。我們又恨這畜生又愛這畜生，因為卽或玩得很好，只要聽到那邊喊叫，就離開我們走去了。可是這畜生是那麽馴善，那麽懂事！不拘什麼狗是都永遠不會同兵士耍好的，任何種狗都與兵士作仇敵，不是乘隙攻擊，就是一見飛跑：只有這兩隻狗竟做了我們的朋友。我們還因為牠們是每天同女人接近的，所以更對這箇畜生增加了不少愛慕。

我曾說過了這箇豆腐舖老板是一箇年青人，這人強健堅實，沉默少言，每天愉快的作工，同一切人做生意，晚上就上了店門睡覺。好像他是除了守在舖子面前，什麼事情也不理，除了做生意，什麼地方也不去。我初初看來竟不知道這人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去買辦他製豆腐的黃豆。他雖不大說話，可是一箇主顧上門時節，他總不至於疏忽一切的對答，我們問他一切不知道的事情時，他答應得也非常滿意。

我們會邀約他喝過酒，等到會鈔時，我走到櫃上去算賬，却聽說豆腐老板

已先付了賬。第二次我們又請他去，他就毫不客氣的讓我們出錢了。

我們只知道他是從鄉下搬來的，間或也有鄉下親戚來到他的舖子裏，看那情形，這人家中一定也不很窮。他生意做得不壞，他告訴我，他把積下的錢都寄回鄉下去，問他是不是預備討一箇太太，他就笑了。他還會唱一點歌，唱得很好，聲音調門都比我們營裏人爲高明，這是我們有一次下午邀約到河邊玩時，才知道的。他又會玩一盤棋，這人并不識字，「車」「馬」「象」「士」却分得很清楚，他做生意從未用過賬簿，但賒欠來往數目，他都能用記憶或別的方法記着，不至於使他錯誤。他把我們當成朋友看待，不防備我們，也不諂諛我們。我們來到他的舖子裏，雖然是好像單爲了看望那商會會長的小姑娘，但若是沒有這樣一箇同我們合得上的人，也不會每天不問晴雨到這舖子裏混了！

我同到我那同伴癩腳號兵，在他豆腐舖裏談到對面人家那姑娘，有時免不了

了要說出一些粗話蠢話，或者對於那兩隻畜生常常又要做出一點可笑的行爲，這個年青老板，總是微微的發笑，在他那微笑中我們却看不出什麼惡意，我總就要說：

「你笑甚麼？你不承認她是美人麼？你不承認這兩隻狗比我們幸福麼？」照例這句話是不會得到回答的。即或回答了，也仍然只是忠厚誠實而幾幾乎還像是有女性害臊神氣的微笑。這照例是使我不平的，我將說：

「爲甚麼還是笑？你們鄉下人，完全不懂到美！你們一定歡喜大奶大臀的婦人，歡喜母猪，歡喜水牛，因爲肥大合用。但是這因爲你不知道美人，不知道好看的东西。」

有時那跛子號兵，也要說：「我只願意變一隻小狗，」且故意窘那豆腐舖老板，問他願不願意，也變成一隻狗，好得到一種每天與那小姑娘親近的機會。

照例到這些時節，這年青人一面便特別勤快的推磨，一面還是微笑。

誰知道這是甚麼意思？誰又一定要追尋這意思？

我們的日子可以說經過得很快樂的。因為我們除了到這裏來同豆腐老板玩，喝豆漿看美麗女人以外，還常常去到場坪看殺人。我們的團部，每五天逢場，總得將由各處鄉村押解來到的匪犯，選擇幾箇有做壞事憑據的，牽到場頭大路上去砍頭示衆。從前駐紮在××，殺人時，若分派到本連護圍，派一排兵押犯人，號兵還得在隊伍前面，在大街上吹號。到場時，隊伍取跑步向前，還得吹衝鋒號，使情形轉爲嚴重。殺過人以後，收隊回營，從大街上慢慢通過，也仍然得奏着得勝曲子。如今這事情癩子號兵已無分了。如今護圍的完全歸衛隊，就是平常時節團長下鄉剿匪時保護團長平安的親兵，屬於殺人的權利也只有這些人佔有了。我們只能看看那悲壯的行列，與流血的喜劇了。我也不能再用班長資格，帶隊押解犯人遊街了。可是這并不是我的損

失！我們既然不在場護衛，就隨時可以走到那裏去看那些殺過後的人頭，我們可以停頓在那地方很久，不須即時走開。

有一次，我們把豆腐老板拉去了，因為這箇人平素是沒有胆量看這件事的。到那血跡殷然的地方，四具死屍躺在坪裏，上衣全剝去了，如四隻死豬。許多小兵正穿着不相稱的軍服，臉上顯着極其頑皮的神氣，擊了小小竹桿，刺潑死屍的喉管。一些狗遠遠的蹲在一旁，望到這邊的一切新奇事情，非常出神。

號兵就問豆腐老板，對於這箇害不害怕，這年青鄉下人的回答，却仍然是那永遠神祕永遠無惡意的微笑。看到這年青人的微笑，我們爲我們的友誼感到喜悅，正如聽到那女子的聲音，感到生命的完全一箇樣子。

因爲非常快樂，我們的日子也極其容易過去了。

一轉眼，我們守在這豆腐舖子看望女人的事情就有了半年。

我們同豆腐老板更熟了，同那兩隻狗也完全認識了。我們有機會可以把那白狗帶到營裏去玩，帶到江邊去玩，也居然能夠得到那狗主人的同意了。

因為知道了女人毫無希望，（這是同豆腐老板太熟習了，才從他口中探聽到不少事情的，）我們都不再說蠢話，也不再做愚蠢的企圖了。仍然每天到豆腐舖來玩，幫助到這箇朋友，做一切事情，我們完全學會製造豆腐的方法，我們能辨別豆漿的火候，認識黃豆的好壞了。我們還另外同許多本地主顧也認識了，他們都願意同我們談話，做我們的朋友。遇到主顧是兵士時，我們的老板，總要我多的給他們豆腐，且有時不接受主顧的錢。我們一面把生活同豆腐生意打成一片，一面便同那兩隻白狗成了朋友，非常親暱，非常要好。那小姑娘的聲音，雖仍然能夠把狗從我們身邊喊叫回去，可是有時候我們吹着哨子，也依然可以嚇使狗飛奔的從家中跑出來。

我們常常見到有年青的軍官，穿着極其體面的毛呢軍服，白白的臉龐，帶

着一點害羞的紅色，走路時胸部向前直挺，用那有刺馬輪的長統黑皮靴子，磕着街石，堂堂的走進那人家二門裏去，就以爲這其中一定有一些故事發生。我到底是懂事一點的人，受了這箇打擊還知道用別的方法安慰到自己，可是我的老伴癩腳號兵，却因此更憂鬱了。

我常常見到他對那些年青官佐，在那些人背後，捏起拳頭來作打下的姿勢。又常常見到他同豆腐老板談一些我不注意到的事情。

我說過這樣的話，在有一次到一箇小館子裏，各人皆喝多了一點酒的時候，我向那跛腳的殘廢人說：

「你是廢人，我的朋友；我的庚兄；你是廢人！一箇小姐是只合嫁給我們的年青營長的。我們試去水邊照照看，就知道這件事我們是無分了。我們是什麼東西？七塊錢一月，開差時就在泥漿裏走路，駐紮下來就點名下操，夜間睡到稻草蓆墊上。口是吃牛肉同酸菜的口，手只合捏那冰冷的槍筒。……」

我們年青，可是萬萬不及從學校出身的營長美貌多才。我們只是一些排成隊伍的豬狗罷了，爲甚麼對於這姑娘有一種野心？爲甚麼這樣不自量？……」

我那次是的確有點醉了，我不知道我應當節制的語言，只是糊糊塗塗。教訓這箇平時非常聽好話的朋友。我似乎還出了許多比喻，提到他那一隻叫。那時只是我們兩箇人在一處，到後不知爲甚麼理由，這朋友忽然改變了平常的脾氣，完全像一隻發瘋了的獸物，撲到我的身上來了。我們於是就揪打到一堆，各人扭着對方的耳朵，各人毫不虛偽的打了一頓。我實在是醉了，他也是有點醉了。我們都無意思的罵着鬧着，到後有兵士從門外過身，聽到裏面的吵鬧，像是自己的人，才走進來勸解。費了許多方法我們才分開了，兩人皆由另外兵士照扶回到連上去。

回到連上，各人嘔了許多，半夜裏，我們酒醒了，各人皆因爲口渴，爬起來到水缸邊拿水喝。我們喝了好些冷水，皆恍恍惚惚記起上半夜的事情，兩

人都哭了。爲甚麼要這樣鬥毆？什麼事使我們這樣切齒？什麼事必須要這樣作？我們又哭又笑，披了新近領下的棉軍服，一同走到天井去，看快要下落的月亮，如一箇死人的臉龐。天空各處有流星下落，作美麗耀目的明光。各處有雞在叫。我們來到這裏駐防，我這箇朋友跌壞了腿的那時，還是四月，如今已經是十月了。

第二天，兩人各望着對方的浮腫的臉，皆非常不好意思，連上有人知道了我們的毆打，一定還有人担心到我們第二次的爭鬥，可料不到昨夜醉裏的事，我們兩人早已忘記了。我們雖然并不忘却那件事，但我們正因爲這樣，把友誼更堅固的成立了。

兩人到後仍然到了豆腐舖，使豆腐老板初見，非常驚訝，以爲我們之間發生重大的事故。因爲我們兩人的臉有些地方抓破了，有些地方還是浮腫，我們自己互相望到也要發笑。

到後還是我來爲我們的朋友把事情說明，豆腐老板才清楚這原委。我告訴他說，我恍惚記憶得到我說了許多實話，我還罵他是一隻癩腳公狗，到後，不知爲甚麼兩人就揉在一處了。幸好是兩人皆醉了，兩箇醉人手脚都無氣力，毫不落實，雖然行動激烈，却不至於打破頭部。

這時那箇姑娘正走出門來，站在她的門前，兩隻白狗非常諂媚的在女人身邊跳躍，繞着女人打圈，又伸出紅紅的舌頭舐女人的手。

我們暫時都不說話了，三箇人皆望到對面，到後那女人似乎也注意到我們兩箇人的臉上，有些蹊蹺，完全不同往日了，她望到我們微笑；她似乎毫不害怕我們，也毫不疑心到我們對她有所不利。可是，那微笑，竟又儼然像知道我們昨晚上的胡鬧，是爲了一些什麼理由！

我那時簡直非常憂鬱，因爲這箇小姑娘竟全不以我們爲意，在那小小的心裏，說不定還以爲我們是爲了賺一點錢，同這豆腐老板合股做生意，所以每

天才來到這裏的！我望了一下那號兵，他的樣子也似乎極其憂鬱，因為他那隻癩腿是早已爲人家所知道了的，他的樣子比我又壞了一點，所以我斷定他這時心上是很難受的。

至于豆腐老板呢，我不知道他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這時正露着強健如鐵的一雙臂膊，扳着那石磨，檢察石磨的中軸，有無損壞。這事情似乎還是第三次了，另一回，也是在這類機會發現時，這年青誠實單純的男子，也如今天一樣檢察他的石磨！

我想問他却沒有開口的機會。

不到一會兒，人已經消失到那兩扇綠色貼金的二門裏不見了。如一顆星，如一道虹，一瞬之間即消逝了，留在各人心靈上的是一箇光明的符號。我剛要對着我的癩腿朋友作一箇會心的微笑，我那朋友忽然說：

「義哥，哥哥，你昨晚上罵得很對，罵得很對！我們是豬狗！我們是

陰溝裏的蛤蟆！……」

因為這號兵那慘沮樣子，我反而覺得要找尋一些話語，安慰這箇不幸的廢人了。我說：

「不要這樣說罷，這不是男子應說的話。我們有我們的志氣，憑這志氣凡事都無有不可以做到。我們要做總統 做將軍，一箇女人，算不了什麼希奇？」

號兵說：「我不打量做總統，因為那箇事情太難辦到。我只要做一箇人，……」

「誰不許你做人？你的腳將來會想法子弄好的，你還可以望連長保荐到幹部學校去念書。你可以同他們許多學生一樣，憑本領掙到你的位置。」

「我是比狗都不如的東西。我這時想，如果我的腳好了，我要去要求連長，爲我補正兵的名額。我要成天去操坪鍛鍊……」

「慢慢的自然可以做到，」我轉頭向豆腐老板望着，因為這年青人已經把石磨安置妥當，又在搖動着長木的推手了。「我們活下來同推磨一樣，你的意思以為怎麼樣？」

這漢子，對於我說的話好像以為同我的身分不大相稱，也不大同他的生活相合，還是完全同別一時節別一事情那樣向我微笑。

我明白了，我們三箇人皆同樣的愛上了這箇女子。

十月十四，我被派到七十里外總部去送一件公文，另外還有些別的工作，在××候信住了一天，路上來回消磨了兩天。

回到本城，把回文送到團部，銷了差，正因為這一次出差，得了六塊錢獎賞，非常快樂，預備回連上去打聽是不是有人返鄉，好把錢寄四塊回去辦冬天的臘肉。到了連上見到癩子，我還不能開口說出我的歡喜，那號兵就說：

「那箇女人死了！」

這是什麼話？難道我的耳朵，是準備受人來這樣戲弄取樂的麼？這些不合人情的謔言，這些無道理的謊話，我還應當有一種義務去相信麼？

可是，我一面從容的俯下去脫換我的草鞋，癩子站在我面前，又說了一些話，使我不得不認真了。我聽清楚這話的意義了，我忽然立起，簡直可說是非常粗暴的揪着了這人的領部，大聲的問這事真偽。到後他要我用耳朵聽聽，因為這時遠處正有一箇人家，辦喪事敲鑼打鼓，一箇噴吶非常淒涼的顫動着吹着那高音。我一隻脚光了脚板，一隻還籠在溼草鞋裏，就拖了癩子出門。我們幾乎是用救火的速度向豆腐舖跑去，也不管號兵的跛脚，也不管路人的注意。但沒有走到，我已知道那噴吶鑼鼓聲音，便是由那豆腐舖對門人家傳出。我全身皆在發寒，我的頭腦好像被誰重重的打擊了一下，耳朵發哄哄的聲音，眼睛起了無數金光，……

到後我能靜靜的坐在那豆腐舖的長凳上了。我能接過了朋友給我的一碗熱

豆漿吃下了。我望到對面，這箇人家大門前，憑空多了許多人，門前掛了喪事中的白布，許多小孩子頭上纏了白包頭，在門外購買東西吃。我還看到那大魚缸邊，有人躬身用長鉗夾着銀錠，火光熊熊向上冒，紙灰飛得很高，才爲二門上的白布簾所遮掩，無從見到了。

我知道這些事情都是真實，就全身拘攣，然而笑了。

我望到那豆腐老板，這箇人這時却不如往天那樣樂觀，顯然也受了一種打擊，有點支持不住了。他作爲沒有見到我的樣子，回過臉去。我又望號兵，號兵却做出一種討人厭煩的樣子。我不知道爲甚麼我這時有點厭煩這跛脚的人，我心中想打他一拳，可是我到底沒有做過這種蠢事。

到後我問：才知道昨天這女子吞金死了。爲甚麼吞金，同些什麼事情有關係，我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直到如今也仍然無法明白。許多人是這樣死去，活着的人毫不覺得奇怪的。女人一死，我們各人皆覺得損失了一種東西，

但先前不會說到，却到這時才敢把這東西的名字提出。我們先是很憂鬱的說及，說到後來大家都笑了，到分手，我們簡直互相要歡喜到相打了。

爲甚麼使我們這樣快樂也是說不分明的。似乎各人皆知道女人正像一箇花盆，不是自己分內的東西，這花盆一碎，先是免不了有小小惆悵，然而當大家討論到許多花盆被一些混賬東西所佔據，凡是花盆終不免爲權勢所獨佔，這花盆却碎到地下，我們自然而又似乎得到一點放心了。

可是，回到營裏，我們是很難受的。從此我們生活破壞無餘了。從此再也不會爲一些事心跳，在一些夢上發痴了。我們的生活，將永遠有一箇缺口，一處補丁，再也不是完全的生活了。

其實這樣女人活在世界上同死去，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假使人還好好好的活下，開差移防的命令一到，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可言？我們即或駐紮到這裏再久，一箇跛脚的號兵，一箇什長，這樣兩箇寶貝，還有什麼機會，能夠

使我們同那兩隻狗認識以外，有何種偉大企圖？

第二天，兩人很早的起來了，互相坐在舖上對望，沉默不能言語。各人皆似乎在努力想把自己安置到空闊處去，不再爲過去的記憶圍困。各人皆要生氣，却不知道爲甚麼忽然脾氣就壞到這樣子。

「爲甚麼眼睛有點發腫？你這箇傻瓜！」

號兵因爲我嘲笑他，却不取反攻姿式，只非常可憐的望到我。

我說，「難道人家死了，你還要去作孝子麼？」

他還是那樣，似乎想用沉默作一種良心的雄辯，使我對於他的行爲注意。

我瞭解這點，但我却不放棄我嘲罵他的權利。

末了他只輕輕的問我，「是不是死了的人還會復活。」因這一句痴話我又說了他一頓。

兩人到豆腐舖時，却見到對面舖門極其冷清，我們的朋友，那箇年青老板

，坐到長凳上手扶了頭，人家來買豆腐時，就請主顧自己用鋼刀刮取板上的豆腐。見到我們來了，他有了一點生氣，好像是遮掩到自己的傷痕，仍然對我笑着。他的笑，還是說明他的健康與善良的人格。

「爲甚麼？」

「埋了，埋了，一早就埋了！」

「早上就埋了麼？」

「天還不大亮就出門了的。」

「你有了些什麼事情，這樣不快樂？」

「我什麼也不。」

他說了後，忙着爲我們去取碗盞，預備盛豆漿給我們吃。

坐到那豆腐舖子裏，望到對面的舖子，心中總像十分淒涼，我同號兵坐了一會兒，就離開這箇豆腐舖子。走到一箇本地婦人處去打牌。我們從那裏探

聽得到這女人所埋葬的地點，在離城兩里的鯉魚莊上。

不知爲甚麼我望到那號兵憂鬱樣子，就使我生氣要打他罵他。好像這箇人的不歡樣子，侮辱到我對那小姑娘的傾心一樣。好像他這樣子，簡直是在侮辱我。我實在不願意再同他坐在一箇桌上打牌了，我自走回連上，躺到草墊上睡了。

這夜裏朋友竟沒有回到連上來，他曾告我不想回連上去睡。我知道他一定在那婦人處過夜了，也不覺得稀奇。第二天，我還是不願意出門，仍然靜靜的躺在床上。到下午來我的頭有點發燒，全身也像患了病，心中又不甚想進飲食。我在連上吃過一點草藥。因爲必須蒙頭取汗，到全身爲汗水溼透人醒來時，天氣已經夜了。

我爬身到大殿後面園裏去小便，正是雨後放晴，夕陽挂到屋角，留下一片黃色。天空一角白雲，爲落日烘成五彩，望到這暮景，望到那箇在人家屋上

淡淡的炊烟，聽到雜聲同狗聲，聽到軍營中喇叭聲音，我想起了我們初來到此地的那一天發生的事情。我想起我這箇朋友的命運，以及我們生活的種種，很有點悵惘。我有一箇疑問的弧號隱藏在心上，對於人生，我的思想自然還可以說是單純而不複雜。

我到後仍然回去睡了，不想吃飯，不想說話，不想思索。我仍然睡下去不知道有多少久時間，只是把棉被蒙了頭顱，隱隱約約聽到在樓上兵士打牌吵鬧的聲音，迷迷糊糊見到許多人，又像是我們已經開了差，已經上了路，已經到了地。過去的事重復侵入我的記憶，使我重新看到號兵跌倒時的神氣。醒回時好像有人坐在我的身邊，把被丟去，才知道燈已經熄了，只靠着正殿上的大油燈餘光，照得出有一箇人影，坐在我身邊不動。

「癩子，是你嗎？」

「是我。」

「爲甚麼這時才回來？」

他把臉藏在黑暗裏，沒有做聲。我因爲睡了多久，這時候究竟已經是什麼時候，也依然不很分明。就問他有了幾點鐘。他還是好像不曾聽到我的話樣子，毫無動靜。

過了一會，他才說，「義哥，放哨的差一點把我打死了。」

「你不知道口令麼？」

「我那裏會知道口令？」

「難道已經是十二點過了麼？」

「我不知道。」

「你今天到些什麼地方去，這時才回來？」

他又不做聲了。我見到放在米桶上兵士們爲我預備的一箇美孚燈，把燈頭弄得很小，還可以使牠光亮，就要他捻一下燈。他先是并不動手，我第二次

又請他做這件事。

燈光大了一點，我才望到這號兵，全身是黃泥，極其狼狽，臉上正如剛才不久同人毆打過樣子，許多部分都牽掣着顯著受傷的痕跡。我奇異而又驚訝，望到這朋友，不知道如何問他這一天來究竟到過些什麼地方，做了些什麼事情。我的頭腦這時也實在還是有點糊塗，因為先一時在迷糊中我還夢到他從石獅上滾到地下的情形，所以這時還彷彿只是一箇夢。

他輕輕的輕輕的說，「義哥，哥哥，墳不知道被誰挖掘了。」

「誰的墳呢。」

「好像是才挖掘不久的，我看得很清楚。」他的話，帶着頑固神氣，使我疑心他已經發了狂。

我說，「你講什麼人的墳？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你又知道？」

「爲甚麼我又不知道嗎？我聽人說埋在那裏，我要去看看。我昨天到過一

次，還是很好的。我今天晚上又去，我很分明記到那一條路，那座墳，不知道已經被誰挖了。」

如不是我有點發狂，一定就是我這箇朋友發了狂，我忽然明白他所指的墳是誰埋葬在那裏了，我像一箇瘋人，就跳了起來，「你到過她的墳上麼，你到過她的墳上麼？」

這朋友，却毫不驚訝，靜靜的幽悄的說，「是的，我到過她的墳上，昨天到過今天又到過。我不是想做壞事的人！我可以賭咒，天王在上，我並不帶了什麼傢伙去。我昨晚上還看到那箇土堆，今天晚上變了。我可以賭咒，看到的是昨晚那座墳，却完全不是原有樣子。不知是誰做了這樣事情，不知是誰把她從棺木裏掏出，背走了。」

我聽到這箇嚇人的報告，却忽然想起一箇人來了。但我並不說出口，因為這箇人還只在我的心上一閃，就即刻消失了。我起了一箇疑問，以為是這

箇女子復活，因為重新生回，所以從棺木中掙扎奔出，這時或者已經跑到家中同她的爹爹媽媽說話了。我疑心她是假死，所以草草的埋葬，到後另外一箇人就又把她掘出，把她救走了。我疑心這箇事一定在我這箇朋友有了錯誤，因為神經的錯亂，忘記了方向和地位，第一次同第二次并不是在一箇地方，所以才會發生這誤會。我用許多估計去解釋，以為這件事并不完全真實。

到後我問他為甚麼要到墳邊去，他很虛怯，以為我是疑心這事他一定已經知道，或者至少事後知道這主謀人是誰，他一連發了七種誓言，要求各樣天神作證，分辯他并無劫取女屍的意思。他只是解釋他并不預先拏有何種鐵器作掘墓的人犯。他極力分辯他的行為，他把話說完了，望見我非常陰沉，眼睛裏含有一種疑懼神色，如果我當時還不能表示對他的信託，他一定可以發狂把我扼死。

我的病已完全嚇走了，我計算應當如何安置到這箇行將瘋狂的朋友。我用

許多別的話解釋，且找出許多荒唐故事安慰到這箇破碎的心靈。說到後來這人忽然哭了。他的血慢慢的冷靜，一切興奮過去後，非常悲哀的哭了。他担心驚吵了外面鋪上的別人，只是抽咽。他告給我他實在也有過這種設想，因為聽到人說吞金死去了的人，如是不過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假抱，便可以重新復活。他告我第一天，他還只是想像他到了墳邊，聽得到有呼救聲音，便來作一次俠義事，從墳墓中把人救出。第二天，他因為聽到這箇話，才到那裏去，預備不必有呼救聲音，也把女人掘出。可是到了那裏墳頭已經完全變了樣子，棺木的蓋掀到一旁，一箇空棺張着大口等候吃人。他曾跳到棺裏去看過一下，除了幾件衣服以外什麼也不見到。一定是有人在稍前一些時候做了這事情，一定把墳掘開，這人便把女子的屍身背走了。

他已經不再請天神作他的偽證了。他誠實而又巨細無遺的對我說到過去一切，我聽到了他這些話，找不出任何話來安慰他了。我對於這件事還是不甚

相信，我還是在心中打量，以為這事情一定是各人皆身在夢中。我以為即或不是完全的夢，到了明天早上，這號兵也一定要追悔今晚所說的話語，因為這種慾望誰也無從禁止，行諸事實總仍然不近人情。

他因為追悔他的行為，把我殺死滅口也做得出。我這樣想着不免有所預防，可是，這箇人現在軟弱得如一箇婦人，他除了懺悔什麼也不能做了。我們有一箇問題梗到心上來了，就是我們此後對於這件事如何處置，是不是要去稟告一聲，還儘那箇啞謎延長？兩人商量了一會，靠着簡單的理智，認為這發現我們無權利去過問，且等到天明到豆腐舖看看。走了許多夜路的號兵，一隻癱腿已經十分疲倦了，回來又哭了許久，所以到後就睡了。我是白天睡了一整天的人，這天無論如何也不能再睡了，望到這箇殘廢苦悶的臉，骯髒的身，我把燈熄了，坐到這朋友身邊，等候天明。

到豆腐舖時間已經不早了，却不見到那年青老板開門。昨晚我所想到的

那件事，又重新在我心上一閃。門是向外反鎖，分明不是晏起，或在家中發生何等事故了，我的想像或將成爲事實，我有點害怕，拉了號兵跑回連上，把這估計告給了那起過非凡野心的他。他不甚相信事情一定就是這樣子，一箇人又跑出了許久，回來時，臉色啞白，說他已經探聽了別一箇人家，知道那老板的確是昨天晚上就離開了他的舖子的。

我們有三天不敢出去，到後聽到有人在營裏傳說一件新聞，這新聞生着無形的翅翼，即刻就全營皆知了。「商會會長女兒的新墳被人拋掘，屍骸爲人盜去。」另一箇新聞，是「這少女屍骸有人在去墳墓半里的石峒裏發現，赤身的安全的臥到洞中的石床上，地下身上各處撒滿了藍色野菊。」

這箇消息加上人類無知的枝節，便離去了猥褻轉成神奇。

我們爲這消息楞住了。

從此我們再不能到那豆腐舖裏去，坐到長凳上，喝那年青朋友做成的豆漿

，也再不會見到這箇年青誠實的朋友？至於我那箇癩子同鄉，他現在還是第四十七連的號兵，他還是跛腳，但他從不同人說到過這件事情。他是不犯罪的，但別一箇人的行爲，使他一生悒鬱寡歡。至於我，還有什麼意見沒有？我現在已經有了三箇兒子，連長缺出，便應輪到我了。我實在有點憂鬱，有點不能同年青合伴的脾氣，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

十九年八月廿四日。

平 凡 故 事

勻波，××教會大學文科三年級正式生，按照身分，這箇人如其他許多講規則的教會大學校的好學生一樣，選課很多，對於功課都做得很好。風氣所歸，這人另外讀過一些中外名著，自己又會拏筆寫散文寫詩，作品皆登載到

學校刊物，同別的不甚著名刊物上。他是學生會的會計，和別兩種會的會員。在他宿舍床前面，挂得有從雜誌中剪下來的世界文學名家照片，不規則的用小小鋼釘釘上牆壁。他的書架放在床頭，上面有很多書籍同雜誌。他的寫字桌有套新文房四寶，一枝鋼筆，一筒墨水瓶，一筒貼有吸墨紙的傢伙，另外就是可以每一百扯下作寫情書用的白色藍界洋紙本了。這些東西在桌上，本來不是重要的東西，還有其他許多物件，佔了桌上全面積三分之二。

他是一箇有普遍趣味的人，所以從一箇生物學的教授討來一箇無用處了的骷髏，從攷古學教授得了一塊舊磚，從……這些東西把書架的上一層與桌子的大部分佔據了，每天這些東西加多一點，桌面還總是從前一般大，桌子上的空間更少了。

學文科的人大致是一見可以瞭然的，白白的臉，小小的手和腳，長頭髮披在腦後，眼睛有點失眠神氣。還有是說話帶著一點特別體裁，談到不拘甚麼

事情，歡喜引用一點故事上不甚恰當的比喻，來作自己所持的主張辯護。至于性格完全是千人一樣就是那好管閒事的精神。這些年青人是在沒有學好文學以前，把這些習慣先就學好了，使人一見可以明白他是文學者的。勻波同這類大學生在一處過活，自己也是一箇。

課餘無事時候，幾箇同學在一處，總是談談空洞的希望，或者關於文學，或者關於愛情。又或者把政治社會各問題提出來，肆無忌憚的批評一陣，各以自己所看過的幾本書作爲根據，每人有一箇不同的主張，爲了擁護自己的主張，到某問題上，理性的言語已顯得毫無用處時，就互相帶着一點兒感情，用許多術語罵對方一頓，如像「落伍」，「醉生夢死」，「帝國主義走狗」……，差不多都是因爲從上海方面印行的刊物上默記下來的，所以讀書特多的勻波，語源也就特別豐富。不過這些話語，在上海刊物中，含有的兇惡意義，在這些人口上却已失去，成爲無害于事的嘲弄了。在他的日記本上，

會有似乎極其得意的記錄，是這樣寫下來的：

……老王，趙四侖子，裁縫李，拜輪，說到××，都被我戰敗了。這些人平常只會做點詩，呈皇后某某，談到根本問題，是落伍了的。

大約幾箇名字都是同學的綽號，因為這些年青人，同在一箇大學念書，有些還同在一箇寢室睡覺，他們是每一箇人都應當有一箇綽號的。勻波他自己還有兩箇，常常爲同學所引用。他的所謂根本問題，似乎是不出他身分上的幾種事情，生活，愛情，文學。一箇大學生，對前途有希望，口上心上，離不了這些問題，那是應當的。他們在教會學校念書，却不大談上帝，因此這一批人，被另外一羣上帝的愛兒愛女們，看作違悖聖道的異教者，感情算不得好。

這些年青人雖然這樣聰明有趣，却無一箇得到女子的垂青。因爲學校的風氣，所以這些多情的小子，陷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情形中，過着日子。

就因爲大家對女人只是一箇抽象，在這上面，勻波于同學中建設了生活的基礎。他懂得比別人爲多，大家都承認他的知識，他常常是極其快樂，看一切在眼底的事物，發各種光澤。他對於生活感到滿意，因爲在他左右的同學，爲他學力所征服，趣味所支配，很有不少的人數。

他的品貌是許多讀書識字女人理想中情人的模子，他的性情又足使年青女人減去拘束，所以在××大學第三年級的下學期，衆人還是毫無辦法的時節，××學校新來一箇爲衆人所傾心的公主，在一種方便湊巧情形中，不久就成爲勻波的愛人了。

但這事是秘密的，從無第二人知道。

幸運原是勢利的，到各處去全是學生，在××學校得到了愛情的勻波，在另外機會中另外地方又遇到了到一箇女子。同樣的柔媚雅潔，青春可人，勻波如一般聰明人一樣，不固執，不虛僞，于是又愛上了那箇女子。

他用謊語在那兩箇女人之間，救濟到自己的過失，因為他雖然對於幸運不加以拒絕，却從習慣中看出自己普遍趣味，若是在愛情上面時，將有不幸的事發生。他很巧妙的在兩者之間，取到那青年女子在熱情中的發狂的擁抱，肆無忌憚的調謔，以及因小小過失而成的流淚與賠禮機會。他把自己所作的詩分抄給兩箇人，得到兩份感謝。他常常發誓，學得用各樣新奇動人的字句。他把謊話慢慢的說得極其美麗悅耳，不但是女人沒有覺到，他自己到後來，也就生活在他那罔誕的言語中，變成另外一種人了。

他爲這箇事情把快樂同苦楚一併得到了，他的行爲自然還是向快樂上努力，極力避開糾紛。他外貌顯得沖和，內心自然免不了有些衝突。

他的朋友于是爲他取了一箇新的綽號，稱他爲神祕之詩人，「詩人」是他本來的身分，「神祕」則因爲他瞞到了同學，做了許多使好管閒事的同學無從索解的事情。他知道年輕男子在沒有得到一箇女子以前，都歡喜生事，放

肆得有點怕人，因為那不拘形跡，毫無祕密，雖能作成了同學的友誼，却最足妨害那另外一方面事情的進行，所以在××大學，勻波同到兩箇女子發生愛情以後，他同宿舍的同學，還居然無從知道詳細。

這箇聰明人，在日記簿上，他寫了一些平常事情，却把那要緊的事一字不提。因為照規矩他們是常常在一種方便中，同學們，皆有權利攪到另一同學的祕本日記看，且把搜索所得公開給同學知道的。勻波明白這利害，他的祕密只是抄錄到自己的心上。

一羣二十歲左右的人，只是因為二十歲這點理由，他們可以任何放縱不拘作天真爛漫行爲，是××大學無法取締的。禮拜六的下午，同學們把一箇禮拜的日課上過了，把飯吃過了，爲國爲家做人的義務，已經盡過，到應當由自己趣味，來支配時間的時候到了，幾箇人約到一箇幽僻地方去開會。這會是他們定下來有了一年的，每禮拜皆出席，每次出席如其他任何年青人的

集會一樣，還是說一些空話，吃一些東西，從耳朵中塞進問題，從口中塞進點心，到後大家唱一箇歌；或歌也不唱，就分手了。

但他們的會是勻波發起，因為發起人的原故，這會的嚴肅氣分比本校其他哲學會，數學會，以及什麼金貴銀賤研究會都不同了。這會是用「文學俱樂部」出面，向學校當局註了冊的，實際內容比文學還寬泛許多。他們一到會，什麼都談，並且還不拘什麼都作。其中有一件事，是每禮拜集會皆不缺少的，就是同學中之一箇，當衆人來報告他那好管閒事的成績。戀愛，吵架，寫情書，以及……報告者總是用一箇演諧劇者態度，把那所探得到的消息說出，另外還有副手代爲補充。被偵察的或是會中同學，或不是會中同學，皆不會使說者聽者減少興味。全是年青人，全是生活同課程皆折磨不了那有生命力的身心，所以日子過下去，這俱樂部會員，數目由四箇到十七箇，擴大成爲一枚最有名的組織，並且新來入會的，竟因爲無法得到全體會員通

過，全遭擯絕了。

會中沒有女人，所以他們集會談到女人時更顯得十分放肆。

因為箇人的祕密，勻波這次到會較晚，走進作爲會場的學校禮堂地下室第三號，推了門進去時，就聽到一陣拍掌鼓譟聲音。

一箇在數理系的同學，對於微積分得過最好獎語，却在這俱樂部中也得到盛名的蜜司忒文，××拍賣行經理人的兒子，從家長方面學得一種洋盤氣派，正爬到一箇桌子上去，如拍賣汽車時的神氣，談到一個故事。

勻波來了，講話停頓，幾箇同學不讓勻波說話，就掀攤勻波上了桌子，與那拍賣行的小開在一處并立了。那小開主席用小雄鷄的聲音說道：「來得最遲的一箇，應作本次集會的記錄，把同學小宋的報告寫下。」

年青人又用鼓譟一致贊成。

勻波看看在場人數，一共是十六箇，按照習慣無可推托，就笑着答應了。

記錄是應當拏了筆，坐到報告者一旁，把所有說明加以詳細記載，且應盡力把說話者態度，聲音，顏色，描寫到筆錄上去，以便他日參考的。關於這一件事勻波原最在行，他有一箇詩人的天分，善於用字措詞，只是他今天却有點兒心不在乎此等事情，因為他無意中發現了一箇隱祕，是關於那兩箇愛人之間其中一箇女子的故事。他其所以遲到也是爲此。他想到有些不快樂的影子遮到自己心上，他有點自私，知道這事情會要來的，却料不到那麼快就發生了。

那名叫小宋的同學，是一箇近視眼。這人眼睛雖患近視，有了點毛病，却在學校有全能的成績。凡是平常人眼睛看不到的，他都有方法探聽明白。他的聰明是全校公認的，他的天才是在沒有方法完全明白事情上還能造一點謠言。他把謠言混合在最合理知的估計中，所以卽或在說謊，聽的人也仍然相信他的話獨多。

他的聲音又有點像雄鷄，這理由或者是這學校的位置有小小關係，牧帥的籍貫同學生籍貫也有小小關係。學校七百人中，其中具雄鷄咯咯聲音的，有四分之一左右，還有許多不單是在聲音上像一隻鷄，就是那外表，那驕點驕傲的步武，把頭昂起站在池塘邊唱聖詩，那神氣，也一切是公雞的神氣。女生則肥胖的很多，有公雞聲音却為母雞體格，那因為這些人有很多是上了一点年紀，吃穿都很舒服，不知道學校以外每天在發生些什麼事情，又或者，是雖然出身處境很卑，但想到一把學分念完，畢了業，就可以得張牧師或王牧師介紹，到青年會一類地方做事，所以也不得不胖了。

在這箇會上沒有母雞，公雞却有四席，當小宋笑眯眯的爬上了台子，站到那上面，最先學到他的同鄉牧師，用戰敗公雞神氣，作一種禱告姿勢，又用公雞聲音喊了一句阿們時，引得另外幾隻同鄉雄雞都發笑了。他說，

「書記，記好罷，我說的是我們學校公主有了情人。」

大家就嚷着，「哈！說是誰！」

勻波因為瞞到這事情有了一箇月，聽到這報告，以為是小宋發現這事了，手就微微發抖，不敢像其他人一樣問小宋。小宋却非常穩定，若無其事，又喊了一聲書記。勻波只是笑，悄悄的望到同學，為這一件事情興奮的情形，其中有沉默低下了頭的人，是因為曾經對這女生傾心，現在也還是愛着，以小宋提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也如勻波一樣，心中為這消息跳躍着，血為這消息激動着，都想用憨笑處置過去，免得丟人。

「告給你們罷，我無意中拾了一封信件，裁開了。」

其中有箇曾經為一女人寫過信的，就說，「這是犯法的事！」

「為甚麼犯法？這信是寫給我的，並不是寫給公主。不過很奇怪的，是我并不到信件架上得到，却在外樓走廊下得到。那信封面上明明白白寫玄字十四號宋國才收，我於是就照到那標明的主權，把信裁了。」

另一隻雄雞叫着，「誰寫的？」

「我不能告這箇，因為無關本題。我只說從這信上我知道一箇祕密，就是我們的公主，同網球家××要好。不止要好，還恐怕有了……」

大家說，「要命！爲什麼會有這樣事情發生？」

「不止這樣，還有一種使人不好意思說明的下文……」

勻波紅了臉，站起身來說道，「小宋，你這是造謠言。」

小宋指到勻波，彷彿重新來介紹給同學的神氣，「大家看，他說我是造謠言。他是生氣了，臉紅了。我承認我是造謠言罷。但也同時要得意我的計策，因為我探聽得到我們的詩人，有點同公主要好的痕跡，爲這件事我各處奔走，都證明這事是實在的。但沒有十分完全的證據，如今可明白了。既然有人指我說造謠言，但問問爲甚麼十五箇人中只有勻波對我這謠言紅了臉站起來否認，這理由一定是有一箇的，要勻波答復才好。」

同學皆哄然大笑了，且有拍掌稱贊這小宋巧妙的取證的，就雜亂的嚷着，要勻波解釋。一箇同學平時以吃白食爲能的，排除了衆人的雜潮，貌作莊重，故意的說道，

「這一定是謠言，因爲無根據，無確證，不過我們讓勻波來分辯罷，因爲若果這事情完全是謠言，小宋是應當請我們吃酒處罰的。」

另一箇法律系的同學就說，「小宋還得把所謂痕跡報告，才合乎『司法制度』。」

大家嚷着十分紛亂，勻波本來應當受窘，如今反而總是微笑着。因爲他見到這消息如何擾亂到同學的心，如何使同學興奮，他忘記了消息露布以後不利於己種種的事情了。

到後衆人議論相平，集中到勻波一面了，要他答復，勻波就說，

「若果大家希望這謠言是事實，我用不着分辯了，若果有人還希望謠言是

謠言，那我應當說，這希望也不完全錯誤。……」

從勻波口中取到了新的口供，於是全場重新起了騷擾與譁笑。同學中分成了兩類，一類讚美小宋的聰明，勻波黠福。另一類則憤怒到小宋同勻波，因為若不是這兩箇人，這些學生是都對於那女子懷到有一種希望的，如今却儼然一切絕望了。但這兩種人心情雖完全不同，笑鬧總是一致。小宋另外提了一箇議案，要本日書記報告這事情的內容，且同時記錄下來，這苛刻的建議又起了紛亂，大家無法把問題弄清楚，大家皆有所爭持。

勻波看看情形不好，於是乘到小宋正在同一箇北方大塊頭同學，笑罵不已的時節，溜出了會場，走到圖書館去了。

勻波當晚就買了許多點心，約請本會會員。他不說什麼理由，吃點心的人也不問什麼理由。

第二天，在××大學校宿舍間，就有了一張壁報，說到女人的事情，隱隱

約約還有勻波的影子。這壁報，不消說就是那爲女人寫信失望過的同學所做的事情。與勻波的同住的學生把壁報扯去，還是壁報發現以後五分鐘的事。壁報出現時間雖只五分鐘，但這消息如生着羽毛的翅膀，不到一會兒，就飛到女生宿舍那方面去了。

女生們，全是母雞的性情，無事時話說得比男子更多。嫉妬，好事，虛偽，淺薄，凡是屬於某種女子的長德，在這箇學校也如其他學校一樣，是比知識還容易得到許多的。各樣知識裝飾了這些女人的靈魂，香料同柔軟衣服又裝飾了這些女人的身體。他們信上帝却愛慕虛榮，上帝使他們安寧，不如別人稱讚他們的美麗使他們快樂。他們的功課，都因爲學校規則嚴格，做得完全及格，比男子還用功努力，可是功課餘外事情却都不知道。他們沒有正當事情可作的時節，就在一處互相批評笑謔一陣，或者爲教授們取一箇綽號，或者爲同學男子取一箇綽號用爲娛樂。他們討論同伴中甚麼人肌膚白淨，什

麼人善於收拾，又常常把話移到男子方面去。他們每一箇人心裏，都隱到一箇祕密，却善於掩飾，不讓同伴知道。其中一些出身教會，從卑微的境遇中爬到大學校裏來，有小牧師的女兒，醫院執事人的妹子，青年會司賬人的親戚，這些女人就常常到洋牧師家中去走動走動，也學到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只同那些有勢力的小姐們巴結，又嘲笑那些說英語發音不正的同學。

他們做禮拜一律都比男生爲誠實，有很好的嗓子，在禮拜堂中唱讚美詩，聲音都異常動人。可是在某種小小變故發生時節，他們爲驚訝而發的叫聲，爲悲哀而發的哭聲，使人同時記起的是一箇獸物，一隻貓。他們那清亮喉嚨，除了唱歌還用得到對罵上面去。教育雖使這些東西像一箇女人，習憎使這些女人還各有一副爲男子動心的外表。然而那根本上的種種，屬於女人，以及屬於靠到叫賣聖雅各爲生活的家庭環境空氣這些女子是成了鑄定的樣子，永遠不會改變了的。

他們來學校讀書，在方便中也同男子戀愛，非常小心謹慎，看到男子發狂，就帶着希奇不解的神氣，同這箇男子疏遠了。一定要男子說了許多謊話，到後又自然而然的爲謊話所醉，就仍然在「方便」中嫁給這箇男子了。凡是經什麼男子愛過以後，卽或是男子很壞，他們也都能忍受，相信配偶中的命定。他們的行爲，有許多是十分貞節的，這些人無從戀愛或不敢嫁人，把身體售給上帝，也就得到一切幸福了。

不過近年來學校辦理的認真，使外國出錢的商人，慷慨的把錢弄來，使中國有身分的紳士更信任的交給了許多兒女，學校一發達，社會地位增加了不少，因此全校空氣也稍稍不同了。××大學男生有了兩派，一派是基督教徒，酸溜溜的手拏聖經一本，外表樸素又又謙恭，預備把神學課程念完時節去作牧師。另一派，則只吸收了洋氣，服飾整潔，語言流暢，會作一切的娛樂，英語演說會記名，在學校雖反基督教，出學校時還得用××學校出身的資

格眩耀世人。女子中也有了兩派，與男子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男子漂亮的將來作「官」，女子則是「太太」罷了。

與勻波相好的女子，名字叫一梅。這人出身中產家庭，父親在從前的北京政府，找得一些錢，討了兩箇年青姨太太，她因此懂了许多屬於女人的標緻的愛好。她從一箇教會女子中學卒業，又學得了一些別的事情。因這兩種理由，這人到了××大學來，不久就成爲一校的皇后了。

皇后或公主，所有的事情，按照一時代風氣所歸，自然就是常常盡義務，看一些從不知什麼地方憑什麼理由寫來的信件。照例這要一點取捨本領，若是單有一箇溫柔的心可不行了。因爲大學生時代的年青男子，實在不甚容易應付，他們的熱情是不講道理的，他們的貪得，不是常常使他們糊塗，就是常常使他們胡鬧。他們在這方面只知道進取，却不担負何種責任，什麼人習慣於勇往直前，到後他就成了功。女子呢，按照生活所得的一點點經驗，從

家庭記到小心謹慎，從學校學到來往認識，從小說書同美國通俗影片看到接吻，或關於男女悲劇同喜劇，對於婚姻男女意識，她們從這些各方面，就建立了各箇做人的態度。胆小的感到男子麻煩而又難於處置，任性的又成爲女子衆矢之的，——因爲是女人，女子與女子在同類中所發生的糾紛，比男女關係還更複雜，更難於處置，許多女子不敢同男子往來，只是因爲担心同類的注意。年青女子恐怕男子的負心，還沒有恐怕另一女子散布流言爲大。所以在學校中男女往來，女子對這件事保守祕密，比男子還更加要緊，卽或許多人已經成爲公開的事實，她總不大願意儘別一箇人來開心。

但女子原具長舌本能，在教會學校中，因爲功課的拘束，與教會人格的努力，更容易培養這本能發展。因爲完全是女人與女人互相監視，××學校的學風，被人所誇獎，學校當局却獲得了不應當得到的許多紳士的感謝。其中另外一些女子，自己沒有與人相愛的機會，日把所發現的祕密廣事傳播，又

選擇那要緊的稟告學校，且以維持學風校譽，有得到學校的褒獎過這一類事

一梅是從中學校知道了各樣做教會學校學生的訣竅，對男子極其謹慎，對女人却極其小心的，愛了勻波，并不完全祕密，總不讓把柄落到女同學手中。她美麗而不驕傲，聰明懂事，又不缺少小姐高尚的身分。她對於男子十分得體，對於女子，更努力使那些吃教飯長大的她們無從置嘴，她用沉默拒絕了一切愚蠢男子的狂妄，用點心安置到一切好說閒話女子的口中，所以她得到了全校的敬視，很少有人用惡意批評到這箇人。

但自從壁報一出，在女生方面趣味可不同了。大家似乎并不以為這是損害了一梅多少，那在平日搽胭脂準備接吻的嘴唇，皆為這一件事忙着了。

「我想起來了，我那次坐車到××去，記到好像看到這兩箇人！」

「我知道她告假的理由！」

「我聽到一箇人說，她又聽到另一箇人說，勻波是有了妻子的人。」

「我聽到是有養媳婦，還生了一箇兒子。」

「我聽說他們一定六月結婚，若是……那真是……」

「我聽說她是定過婚了的，是一箇癩子。」

「我聽說不是癩子，是出過洋，到過歐洲得過學位的人，有了一點鬍子。」

」

「不會有鬍子！」

「那有錢，一定坐汽車。」

「我還聽說她是寡婦，因為若不是嫁過人的女子，不會這樣待人。」

「我聽說有一箇男子爲她自殺了，死的只是一箇男子，不大熟習，并不十

分愛好，所以不算寡婦。」

一切聰明而又大胆的設證與引例，是這學校女子們最感生興味諸事之一種

總而言之，她們說的不是聽人談到，就是由于自己所估計。聽人說及就是聽那些同學說及，與自己瞎估亂猜，還是一樣的無可稽考。但話儘是三三五五談下去，她們總不覺得一時就會厭倦，她們都把到這裏說到的又去那裏再說一次，互相交換謠言，所以下半日，一梅就從一箇要好的女同學方面，聽到說是有人罵她許多醜話。兩箇人都因為是女人，所以說到後來都氣哭了。

因這謠言的擴張，一梅完全變了。

在兩天後，勻波同一梅，在一箇教授家中會了面。

「勻波，我聽到有謠言發生了。」

「我也聽到過！」

「我很不快樂！」

「你怕謠言嗎？」

「我怕麻煩！我聽到這謠言，哭過了，因為想不到謠言這樣利害。」

「那自然是應當有的事。」

兩箇人這樣說了一陣，却都不曾把謠言說的是什麼話提及。勻波從壁報發生以後，所聽到的謠言只是平常的謠言，就是一聽便可以知道謠言的傳播，不外由于一些失意男子的淺薄攻訐。這出于男子的謠言，由一箇男子營來，是極容易應付的。但一梅聽得到的謠言，却全出于女子，女子照例對于謠言的散布，不拘任何小事，總有極大想像力使之變成動聽的新聞。一梅聽到的，是有人見過勻波的太太同兒子，這話由她那女友複述時，爲了對朋友的忠藎，附了誠懇的誓言，幫助那謠言成爲事實。

勻波本來可以詢問一梅那方面謠言，究竟是個什麼事，全因爲這男子同另一女子的故事，使這聰明男子有所顧忌，不能再作分辯了。

一梅因爲女子的性格，既然還沒有同勻波定婚，所以就不好意思把那些有

人發誓證實過的謠言說出，說了一陣就分手了。

兩人當面可以說清楚的，完全爲一種隱情不曾提到，離開以後却各用想像來把這事加以解釋，結果兩人都爲這謠言感到動搖了。

一梅想，這樣繼續過日子，一定要把自己放到危險上面去，并且謠言可以轉過方向，變成另外一種姿式，損害到自己學業與前途，她就爲勻波寫了一箇信去，表示他們的界限，是應當爲輿論而劃清的。當勻波接到一梅的信時，一梅也正得到勻波一箇信，不過說話却完全相反。同謠言作戰，是男子一種趣味，女子却極難同意。勻波的信反而增加了她的疑心，她以爲可以從這方面更證實謠言並非完全謠言。

勻波的信寫得極長，具一種文學的風格，他把一切理由都歸之於當然，所以他要一梅更信任他一點，使友誼不致因謠言而動搖。凡是信上所說的話，皆是一箇聰明的男子，有非常細膩思想，合乎自私，又好像極其大方，對付

女人的話。他說到末了，還正想利用這謠言，得到一種先前還不會得到的好處。他要求一梅于日內給他一箇機會，再詳細面談一下。他打算到在見及一梅時向她表示，如果她高興答復，他就要問她，願不願意用事實證明謠言。他還懷了決心，只要一梅答應了允許他愛情的獨佔，他就決定同另外那人分手了。

一梅回復他的信，說是不必面談。回信也很長，除了照到一箇女子胆小畏事的性格，說了一些瑣碎空話外，別的問題不提。她彷彿不甚懂到戀愛是要論及嫁娶的，所以就用一般人的措詞，說我們始終當是兩箇好朋友。她費了斟酌，以爲這話說得非常得體。關於謠言她仍然不提，她極力避免接觸到那中心問題上去。她意思想忠厚一點，既然發現了別人的危險，就不同這人要好，既然看到前面的路不大好走，就不向前好了。

勻波第二次又寫了信，說及的還是見見面談一下。這男子是懂得到兩箇不

甚認識的人，寫信非常有用，一到最後的事上，十次最得體的書信還不及一度五分鐘的晤面。他要利用一箇機會，一梅却不讓他得到這機會。兩人一同到課堂時，在衆目眈眈之下，是照例不能多說空話的。另外下課時節，一梅總是故意同另外一些女生站在一處。勻波知道當前橫阻的是那壁報的影響，只有日子可以慢慢的把痕跡拭去。

在四天之中，勻波似乎真愛上了一梅，忘却另外那一箇人。雖說在那方面并無完全棄絕的意思，但心上的燃燒，是爲一梅而起，不在平分春色了。

他計算到一梅的性情，認大事還可有爲需要一些日子，所以他并不完全消沈。

等到他以爲事情可以繼續進行了，又爲一梅寫了封信去，到應當回信時，接到了一梅短短的一箇回信，仍然失望。同時却接到一箇極長的由他處寄來的信，這信是另外那箇女子寄來的。

另外那箇女人，責難到勻波的疏忽，又以爲這疏忽或者由於疾病或心情不好，原諒到他。所說全是女子的謊話，解釋到一切。這由於生活所釀成的戀愛的酒，若是女子沒有其他妨礙，總比男子還容易醉到，所有的空想，遼遠而且無礙，在男子認爲是可笑的怪夢時，由女子看來常常是合理的希望。那女子因爲勻波一禮拜來的疏隔，平時的靈魂習慣於用諂諛來培養，如今便衰萎了，寂寞了。因爲男子取了後退姿式，激動了這年青女人的熱情，奮勇而且頑固，第一天寄信來了，第二天還來了一箇信。她明明白白的說，她是離不了他的，因爲她愛他。

勻波是願意在兩者之間維持那普遍趣味的人。他在一梅方面所有的損失，就從另外一人得到了補救機會。他同另外那女子，約了一會晤地點，見面了一次。他從那女人方面，討得了些屬於男女知己始放心贈與的幸福，一回住處，就又寄信給一梅，說是如何爲她廢寢忘餐。他說的話也仍然不完全是謊

話，一箇男子，照例把已得到的當成分內的平常東西，得不到的却視爲珍奇，而且即從此中生懊惱，感到生存無趣。另外一方面的所得，無從抵銷此方面的不幸，所以勻波的確是爲了一梅而不快樂的。

他非常愛她了，覺得一梅比另外那人一切都似乎完全。他愛了她，却又極力在男同學方面否認，因爲要這樣他才方便行事。

另外一處，一箇禮拜的兩次晤面，他已約定了。他在這最新的約束上，才知道做人的幸福。他在那另外女人身邊，顯得十分勇邁，十二分忠誠，毫無虛飾，完全傾倒。他一切行爲皆非常得體，使那女子懷着一種燃燒的熱情，又帶着一點兒憂鬱，與他接近。他因爲想把事情做得完善一點，在一梅方面應當有的行爲，就暫時來完全給了另外一箇女人。

他自己常常心中設想，以爲自己所有的行爲，是在訓練他自己的身心。用這箇設辭，他就自己能饒恕自己的行爲，卽或是才從另外那女人身邊回來，

又來爲一梅寄信，誇張而且虛偽，他自己也不覺得可笑。在另外那女人方面，他又常常發誓，證明他的忠誠，當發誓的時節，他實在也不覺得還有別的女人，更比她完全更好。在男同學方面，他告他們，女子并不值得傾心，因爲男子還有許多責任，要擺脫女子才能做去。

一箇男子是富於好奇而又冒險的，他寧願意胆戰心驚來取他那還不會得到的愛情，卻不甘守着一種單純熟習的情慾。他記着有志者事竟成的格言總是極力向一梅要好。一梅因爲這樣，就故意堅持，不爲所動。到後他漸漸的已經忘記了她，可是無事時，與另外那女人在放縱生活中有了厭倦，還是爲一梅寄信。

他只把這件事當成一種遊戲，日子就過了下來，一梅却心中默認他是未來丈夫了。

兩箇女人都願意他娶了她，另外一箇從行爲裏發現了他的好處，一梅從書

信裏發現了他的好處，却因為種種使女子不習慣的傳說，對於婚姻問題無從啓齒。三箇人似乎都非常快樂，毫無缺陷，所以暫時不談未來的事，還算是聰明的處置。

勻波在兩方面中求完全，還另外更努力使謠言平息。他在那箇文學俱樂部
的集會上也賭了咒，說是一切謠言無稽，不可輕信。他否認從前小宋的傳言，以及自己的告白。他說明這是一箇誇張的企圖，因為明白這事情的無望，所以現在任何人皆不愛了。

他在他的日記上，把關於同另外那箇女子相晤會的事情，皆寫上去，不過別人看來，却只看到他說某日某時閱讀什麼書籍的記錄。他還常常有意使這日記落到文學俱樂部會員的手中，却無一箇人能夠知道他所指的那名著便是一箇女人。

因為語言的辯給，在那文學會上是有相信勻波的謊話的。那些要同一梅

戀愛的白臉體面年青的人，到後來聽到勻波的宣言，本來還有一點芥蒂的，也都來同勻波講和了。

到暑期，學校方面給了勻波一個榮譽的獎章，說是因為勻波在功課方面的努力，以及其他品行方面模範的證明。實則是校長為表示教會學校的大公無私而有的一種手段。

這箇這樣完全的人却出人意外在秋天忽然害血毒病死掉了。文學俱樂部的人，都非常悲哀，非常忙碌，因為平常期會再不會有這箇善於說謊的人出席，勻波的追悼會又只差三天就要舉行了。

××學校都感到重大的損失，所有教授和同學都承認這天才的熄滅為可惜，為了表示各人的悲慟，都做詩做文章，登載到特刊上，開會紀念，大家作極其沉痛的演說，且商量立碑事情，各處捐款。兩箇女子極其傷心，以為勻波是自己的唯一情人，在追悼會時各人都想到送了一箇大而美麗的花圈去

游 目 集

却不寫上贈這花園人的姓名。

十九年七月。

平 凡 故 事
